联系我们 ——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2011 半月刊

故事会®

中国驰名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10 下半月



距故事会第500期还有3期

幸福：是有个屋子，讲讲故事

苗条身姿不是梦，有的放矢是关键！





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重重压力使人们身心俱疲，三餐不定，暴饮暴食，疏于运动，脂肪日渐堆积，身材走样……凉爽秋季，让我们一起释放活力，把握冬天前最后的机会！燃烧脂肪，放飞心情！要减肥，更要健康！

路远 左旋肉碱

每粒含量高达 99.9%！

无添加剂，不添加西布曲明、酚酞等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左旋肉碱是脂肪代谢燃烧中必需的辅酶，质量好不好，关键在含量。由于左旋肉碱的提取工艺复杂、成本昂贵，所以在选择左旋肉碱时一定要注意选择高含量、高剂量的知名产品。含量越高，质量越好。



买三送一礼盒装

原价：~~944 元~~

现价：498 元

再赠 168 元

为答谢《故事会》读者的厚爱，特此购礼盒装再赠送一瓶路远牌苹果酸胶囊（价值 168 元），为您的健康加把力！

路远牌苹果酸胶囊是以L-苹果酸为原料加工而成，适量服用，有利于人体健康。批准文号：闽卫食新字(2003)第0123号

赠品数量有限，赠完为止

抢购热线：400-678-1790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服务时间：8:30-22:00　节假日无休

登录故事中国 www.storychina.cn/sc/zxrj 可使用支付宝、快钱及 20 余种银行卡支付。

投诉电话：021-64333738　仅限工作日拨打（工作时间9:00-17:00）

福州绿生源生物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食品卫生许可证：闽卫食证字（2008）第350100-001500号



下载方式
移动1 发送编号到1066 80013
例：发送939312到1066 80013 即可下载 天剑奇侠传
移动2 发送编号到1066 80018
电信 发送8+编号到1066 8001
联通 发送编号到1066 80018
资费详见版底
手机桌面秀
手机桌面秀仅供移动方式下载使用支持机型：诺基亚、摩托罗拉、索爱、三星部分机型
游戏下载
手机需支持KJAVA
93933 姐妹连连看
939314 真皇牌空战II代
93931 四大美女斗地
93932 国色天香麻将
939316 轩辕剑天之痕
939310 热血征途
939312 天剑奇侠传
93936 三国无双赵云传
939313 超时空大富翁
视频下载
93933631 老头恶搞美女
93933632 女主播情绪失控
93936798 全智贤热播视频
93935902 [惊入]地狱少女
93936441 [超清]妻子的诱惑
93934713 卖疯了韩国美女
93933669 美女沙滩邂逅
93934862 纯情小仓优子
93933646 密室靓妹
93935912 被诅咒的圣剑
93936266 美女不能说的秘密
93935147 林志玲让人呆了
93934890 抓拍女友瞬间
93934830 美女长发飞扬
93934825 日本女孩视频
93936355 喜羊羊电影版
93937637 恶搞范冰冰外传
93934892 镜头前自然的女孩
93935083 恶作剧2吻
93934882 女孩健身房视频
93935929 我爱上了妹妹
93934904 旺角卡门
93934756 女孩被偷袭后
93935920 柯南十年特别版
93938377 哈利波特7
93935913 火影忍者卡卡西
93937435 我的机器人女友
93933634 不敢再看的视频
93932892 被欺负了
93936928 90后心跳视频
93938133 梦幻诛仙
93937743 一起去看流星雨
93936194 变形金刚[火爆]
资费详见版底
姓名情缘
从姓名能看出你们的关系
移动发送
9234男姓名配女姓名
到1066 80018
例：发送9234云海配雨寻到 1066 80018
电信用户发送8232男姓名配女姓名
到1066 8001
纯属娱乐
签名·藏头诗
专业签名设计
更有姓名藏头诗首首精彩
资费详见版底
移动发送9655姓名
到 1066 80013
例：发送9655章子怡到106680013
如无回复发送同样内容
到1066 80018
电信用户发送8231姓名
到1066 8001
移动拨打
12590 68184
女生日记
移动拨打
12590 681843
联通拨打
116991 880841
纯属娱乐
信息费：移动1元/分钟 联通5元/次 不限时 不含通信费 内容包括视频 铃声 故事等
tom.com
本版面全部信息类产品资费：2-3元/条 1-7步 不含通信费 以上信息费均不含通信费并由当地基础运营商代收 北京雷霆万钧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B2-20090011 IVR由北京雷霆无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本页下载移动用户需开通GPRS且支持彩信功能 移动用户使用下载类产品时会收到WAP网址链接，需登陆WAP对下载内容进行保存，此过程会产生GPRS流量费。客服：010-67868800 本页业务三个月内有效
茫茫题海，何必苦作舟；
题典在手，考试好轻松！
2008年度《中国图书商报》助学读物推展十佳名单
在“题典”类图书中销量连续多年名列全国前茅
涵盖各种考试题型
字不认识可以查字典，做题不会也能查字典？
做题上万，会做的做多了浪费时间，不会做的没遇见，岂不白费功夫？
对学生而言，市场上还缺少工具书式的海量“题库”性质的图书。当然，有人觉得，如果做成这样的书会太厚了，学生不可能一一都做。其实作为工具书，主要功能是查阅，不是必读必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精选题库式的习题组成的教辅图书恰好可以满足学生们的总量要求。中考、高考各种题型都能从题典中找到，可以让学生有种“一书在手，别无他求”的感觉。
题海茫茫，还要做多少题才是头？
题典不仅对每一道题提供了精妙的“题解”，更是引导读者“解题”，注重方法、思路的点拨，并对每一道题标出了难度，使读者学有所思、学有所得，不仅能举一反三，更能了解自己的学习水平，把握学习方向。
想在家里模拟考试，自己去哪里找试卷？
《多功能题典》不但是学生的好帮手，也是教师的好助手，同时更是家长督促的好方式。本书敢为天下先，提供了配套的网上检索系统，家长们根据学习的要求，输入知识点、能力与方法、题型、难度等要素，系统很快可以显示满足要求的题目。根据题号，可在配套的教辅图书中找到相应的题目，组成一套有针对性的试卷，帮助学生在课堂外验证学习成绩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多功能题典 初中英语
《多功能题典》初中语文 定价：41元
《多功能题典》初中英语 定价：42元
《多功能题典》初中数学 定价：42元
《多功能题典》初中物理 定价：22元
《多功能题典》初中化学 定价：19元
初中版语数外三本套装 优惠价：99元
初中版语数外、物理、化学五本套装 优惠价：128元（《多功能题典》为全国通用辅助型教材，适用于所有地区版本教材。）
以上图书单册购买按原价，套装购买按优惠价，均免平邮邮费。如需快递三本套装另加20元，五本套装另加30元。本套题典另有高中版，请登录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td 选购。
购买方式1：邮局汇款
汇款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200020
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公司门市部
购买方式2：网上下单
登录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sc/td 网上书店可使用支付宝、快钱及20余种银行卡支付，并享受更多优惠。
故事中国 搜索
咨询电话：021-34010383 仅限工作日拨打（工作时间 9:00—17:00）
★购书读者请注意：请在汇款单附言栏注明所购买的书名。本广告内“多功能题典”系列所指“免平邮邮费”的送货方式是指采用邮政挂号包裹的形式寄给读者，此项邮费由《故事会》承担，根据路途的远近大约需要一至两周时间到达。如需要采用快递方式，请登录我们网站 www.storychina.cn/sc/td 网上书店选择。也可在邮局汇款时多加20元或30元快递费，并且请在附言栏内留下您的电话联系方式，没有电话联系方式快递将无法送达。


星辰变
網絡遊戲
Legend of Immortal
2D次世代动作网游
xcb.sdo.com
超人气网游主宰者
星辰变首卷·无边海域
9月公开测试



法官重要

有个擦鞋匠去为法官擦鞋。擦鞋过程中，法官傲慢地问擦鞋匠："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究竟是法律重要，还是法官重要。你认为哪个比较重要呢？"

擦鞋匠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是法官重要啦！"

法官听了，非常高兴，给了擦鞋匠很多小费后，他又追问说："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吗？"

擦鞋匠真诚地回答："因为法律不需要我为他擦皮鞋。"

（牛　牛）



（本栏插图：包丰一）

特　征

有位女士的丈夫失踪一周了，这天一大早，她就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

警察说："我们发现一具男尸，很可能就是你的丈夫。请问，你丈夫有什么可供辨认的特征吗？"

这位女士先是尖叫一声，然后回答说："他的特征是走路总是慢吞吞的……还有，就是经常放屁。"

（郝芭姿）



赔不起

女佣人干活时不慎打碎了一个花瓶，她非常害怕，低声对女主人说："太太，您千万不要生气，我赔。"

女主人大发雷霆地说："你一个月的工钱，还不够赔这花瓶的。"

女佣人想了想，说："太太，那您给我再多加一倍的工钱，应该就够了吧！"

（黄蓓蕾）

吵 架

小丽和男友吵架，两人越吵越激动，最后，小丽怒不可遏道：“就算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男人，我都不会搭理你！”

男友也怒吼着：“告诉你，如果全世界真的只剩下我一个男人，我还用得着搭理你吗？”

（梅美乐）

武松他哥

电视剧《水浒传》播出后，大家都很喜欢，经常在办公室讨论里面的人物。小杨特别欣赏武松，某日，他又在办公室里说武松如何英雄，还说自己也要做武松。同事听得不耐烦了，说：“武松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是武松，我就是武松他哥！”

（夏天的原味）

电炉功能

小陈去实验室，一进门就看见师兄正捧着个煤气炉，将脸凑得很近。小陈大惊，叫道：“你要干什么？有什么想不开的？”

只见师兄一脸茫然地回过头来，嘴上叼着根香烟，嘟囔着说了一句：“在点烟！”

（泽 鲁）

正确对待

学生向系主任抱怨，说食堂做的饭菜一点也不好吃，完全不对他们的口味。

为此，系主任把食堂的大厨找来，狠狠批评了他的工作，并严正警告说：“如果不马上改进，就等着被解雇吧。”

“尊敬的系主任，”大厨辩解说，“您知道吗？他们还常常在食堂里抱怨您的课讲得不好呢。所以不管那些年轻人说什么，您都不必上心！”

（刘文文）





童子蛋

小马去乡下玩，那里有个风俗，就是喜欢用童子尿来煮鸡蛋，据说小孩子的尿是最干净的，非常养生。

晚上，主人拿出童子尿煮的鸡蛋请小马吃。小马百般推辞，可主人十分热情，一直劝小马吃。

无奈，小马只好说：“我不爱吃鸡蛋。”

主人想了想，说：“那你喝点汤吧。”

（刘自召）



一稿多投

女儿是个文学爱好者，她对爸爸一稿多投的行为，非常不理解，便对爸爸说：“你可是老师啊，是副教授呢！你不是经常教育我不能一稿多投吗？”

爸爸苦笑着说：“文学作品当然不能一稿多投了，可爸爸写的是学术论文。学术期刊大都要收版面费，爸爸不一稿多投，怎么知道哪家期刊收费最低啊？”（唐伟立）

礼服的代价

著名诗人带着夫人参加晚宴，夫人穿着一套华丽的晚礼服，艳惊四座，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文友对诗人赞赏地说：“老兄，你太太今天太美了，简直就像你写的一首诗！”

诗人叹了口气说：“岂止一首诗，她的衣服花了我半部诗集的稿费！”

（郝翠英）

触屏电视

现在手机、电脑都流行触屏，手指一点，指令就发出了。某同学感慨说：“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说不准哪天电视都全是触屏的了。”

另外一个同学说：“你傻啊？有遥控器不用，非走过去用手指头戳。”

（刘　牛）

傻子才会买

一个女孩子买了台电脑，但电脑隔三差五地发生故障，她便打电话到售后服务部门：“你们的电脑怎么这样，烂得要死，只有傻子才会买你们的电脑。”

客服回答：“很抱歉给您带来不便。也请您不要这样批评自己，您的问题我们会尽快解决……”

（余　笑）

磁性不行

上午，一个男职员站在办公室门外，他的胸卡打不开办公室的门了。

这个男职员大声抱怨道：“估计磁性已经不行了。”

恰好一个女职员走了过来，听到后马上停住脚步，生气地说：“你们雄性也不怎么样！”（吴本慧）

今天我生日

一个乞丐来乞讨，对女主人说：“大嫂，我两天没吃饭了，能给点蛋糕吗？”

女主人瞥了乞丐一眼，说：“我这儿只有米饭，没有蛋糕。乞丐还这么挑剔。”

乞丐失望地说：“要搁平时就算了，可今天是我的生日！”

（汪　杰）



说谎之人

一对情侣逛商场，女孩很胖。一名推销员看见了他们，于是上前介绍新品，对女孩说：“这位小姐，您身材苗条，我们的这款产品正适合您。”

女孩心花怒放，又觉得推销员也很辛苦，便叫男友买一些。谁料男友却回绝说：“她虽然辛苦，但爱说谎的人，不值得同情。”

（陈　燕）



（本栏目欢迎原创作品、翻译作品，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如为电子邮件，请发以下信箱 piggybank81@sohu.com）

名画可以是经典的瞬间，也可以是凝固的历史。这里讲述一组名画背后的故事。

祈祷的手

15世纪，在纽伦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住着一户贫苦人家。

尽管家境困苦，但这个家庭有两个兄弟都梦想当艺术家。经过无数次私议之后，他们议定掷硬币——输者要到附近的矿井下矿四年，用他的收入当兄弟的学费；而胜者则在纽伦堡就学四年，毕业后用他卖画的收入支持矿井下的兄弟也去学习。最终，弟弟丢勒赢了，而大哥艾伯特则下到危险的矿井，为丢勒赚取学费。



丢勒在学院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成就很快超过了自己的教授。到毕业的时候，他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了。

年轻的画家回到村子，全家人在草坪上祝贺他衣锦还乡。吃完饭，丢勒从桌首荣誉席上起身向他亲爱的兄弟敬酒，他说：“现在应该倒过来了，艾伯特，你可以去纽伦堡实现你的梦，而我应该照顾你了。”

大家都把企盼的目光转向餐桌的另一端，艾伯特坐在那里，泪水从他苍白的脸颊流下，他连连摇着低下去的头，呜咽着重复道：“不……不……不……”

最后，艾伯特起身擦干脸上的泪水，把手举到额前，柔声地说：“不，兄弟。这对我来说已经太迟了。看，四年的矿工生活使我的手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每根指骨都至少遭到一次骨折，我的右手被关节炎折磨得相当痛苦，甚至不能握住酒杯来回敬你，更不要说用笔、用画刷画出精致的线条。我每天为你祈祷，愿我的绘画才能都添加给你。”

为了报答艾伯特所做的牺牲，丢勒苦心画下了他兄弟那双饱经磨难的手。他把这幅动人心弦的画命名为《手》，整个世界几乎立即被他的杰作折服，把他那幅爱的贡品重新命名为《祈祷的手》。

蛙声十里出山泉

齐白石是我国当代的一位国画大师。有一次，大作家老舍先生为了考考齐白石，于是就给齐白石出了这样一句诗：“蛙声十里出山泉。”他希望齐白石根据这句诗的意境画出一幅画来，前提是画中不能出现蛙。

在一般人看来，这句诗是个很难画的题目。因为在一幅画上，既要表现出蛙声，又要表现出十里山泉的景象；既要有声响的效果，又要有空间的距离。最苛刻的居然是不能出现蛙。

老舍先生岂不是在难为这位老画家吗？究竟怎样才能画出这样的画呢？

然而经过几天的构思，齐白石竟然按照老舍出的题目把画完成了。只见齐白石落笔简练，在一座远山的映衬下，从山涧的乱石中泻出一道急流，六只蝌蚪在急流中摇曳着小尾巴顺流而下。人们可以从那稚嫩的蝌蚪联想到远处的青蛙，也可以想象出蝌蚪长大的样子。虽然画面上没有出现一只青蛙，却使人联想到蛙声阵阵。

当这幅画展现在老舍面前的时候，老舍一边欣赏着画面，一边连连称赞，对齐白石的艺术才华赞不绝口。从此，这幅画就成为齐白石的一张名作了。



夜巡

伦勃朗是荷兰的大画家，即使如此天才的人物，也在世俗的倾轧下走向穷困潦倒，而其命运的转折，就是这幅《夜巡》。

这幅作品绘制于1642年。当时，有几位火枪手希望伦勃朗给他们画像，并且付了钱。但是，伦勃朗并不是一个俗人，他并没按当时的惯例把这几位火枪手“等价摆放”，而是根据现实情况，加上画家的个人理解，把这几位画成了巡查中的景象，如同戏剧构思一般，画面高潮迭起，有中心人物，也有配角，甚至还有普通的老百姓和快乐的小狗。因为要如此布局，所以，处在最前端的那位上尉成了中心人物，后面的几位，也就必须暗淡下去，就不可能过于强烈了。

但是，他们每个人出的钱却是一样的。这样安排人物，显然有了主次，庸俗的世人如何能接受？于是，他们就要求索回画金，伦勃朗不同意，于是，他们就上了法庭。最终，画家败诉，事业就此走向衰落。而世俗的人又联合起来攻击他，他就越发潦倒，加上妻子病故、孩子夭亡，伦勃朗就此走向了艰难的生存环境，再也没有当初的风光了。

数百年之后，历史证明伦勃朗是正确的。　（**推荐者：**张　乙）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阿P捉贼

梁兆松

阿P曾经在大街上被人扒窃，回家以后还被小兰数落了一番。自此，阿P对小偷怀有深仇大恨，发誓要像猫对老鼠那样，遇见一个抓一个，遇见一对抓一双！

这天，阿P正在大街上闲逛，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大喊：“抓小偷！”阿P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瘦小的男人偷了一个漂亮美眉的包包。

阿P见状，怒不可遏，真是岂有此理！我阿P此时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时！于是运足中气，大喝一声：“住手！”同时卷衣捋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去，要将那瘦猴擒获。

瘦猴见势不妙，不顾一切夺路狂奔。阿P读中学时曾在校运会荣获万米赛跑冠军，只见他健步如飞，穷追不舍。瘦猴在大街上跑了几百米，见无法摆脱阿P，便钻入横街窄巷，像捉迷藏似的左穿右转，试图将阿P甩掉。但阿P紧紧咬住不放，把瘦猴追得气喘吁吁，双腿发软。

眼看走投无路了，瘦猴猛然发现路旁有一个废弃的建筑工地，便一闪身从大门的缝隙间窜了进去。

阿P追到工地门前，探头一看，只见工地里面杂草丛生，空无一人，也不知被开发商弃置了多长时间。再细细一看，工地四周被木板团团围住，有两人多高，瘦猴恐怕插翅难逃。

阿P心里乐翻了天，哈，这回来个瓮中捉鳖，生擒小偷立个大功，就可以在小兰面前神气一回了。

瘦猴没想到躲进这个工地后竟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翻围栏身材不够高，想硬拼又打不赢这个对手。眼看着阿P喘着粗气，一步一步逼近，心中不禁暗暗叫苦。就在瘦猴几乎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猛然发现山坡旁边的草丛中有一根废弃的水泥管，水泥



管大约十几米长，横躺在地上，一头粗，一头细，细的那头又埋在土里。哈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瘦猴喜出望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便钻进水泥管。

阿P追到水泥管前，弯腰瞪着里面的瘦猴，厉声喝道："你，给我滚出来！"

瘦猴对阿P眨了几下眼睛，说："我才不出来哩，出来让你抓呵？"

"你以为不出来我阿P就抓不到你是不是？"阿P说罢，就蹲下身子要钻进水泥管，可是管口太小，加之最近他又发福了，不容易钻进去。

阿P本想打110报警，让警察来抓这小偷，但一掏口袋，发现手机没带，他一气之下，脾气上来了，把身上的厚外衣和毛衣脱了，看看还不行，又把衬衫，背心都脱了，然后收腹提臀，硬是把自己那身肥肉塞进水泥管里。

瘦猴见阿P动了真格的，吓得又朝里挤进去。阿P艰难地钻到离小偷还差两米的地方，这时身躯竟然被管壁紧紧卡住，进不去，也退不出来。嘿，这水泥管的质量怎么了，连管壁的圆周也不均匀？

瘦猴看见阿P被卡在中间，忍不住又忘了危险，放声大笑起来，把阿P气得咬牙切齿。

两个人就在水泥管里耗着，从上午一直耗到中午，从中午一直耗到下午，又从下午耗到晚上。把两个人的肚子都耗得咕咕叫了起来。

这时候，手机铃声忽然响起，原来是从瘦猴偷来的包包里传出来的。瘦猴掏出手机一听，正是被他偷了手机的那个美眉。美眉对瘦猴说，包里别的东西她可以不要，但求瘦猴把手机还给她。

瘦猴没有答应她，嘟囔了一句"想得美"，便挂了手机。

阿P见状，试探地问瘦猴："借你的电话让我用一下行不？"

瘦猴说："我傻呀，借手机给你报警来抓我呀？"

阿P一想，这样耗着也不是个办法，得吓唬吓唬他，于是就说："你不肯借电话让我搬救兵，那你死定了，而且死在我前面！"

瘦猴产生了好奇心，问："为何我会死在你前面？"

阿P玩起心理战："不知道了吧，我是科学家，专门研究人体健康的。根据我的研究，发现胖人脂肪多，能扛饿。像你这种瘦猴样，不用三天就会去见阎王爷。"

瘦猴有些怕了，看这个样子，一时间还真没人会来相救。他也玩起了心理战："你这个死肥仔，真是多管闲事。"

阿P豪气万丈地说："社会治安无闲事，我阿P不管，谁管！"

就这样，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又熬了几个小时。到了第二天天亮时，瘦猴饿得实在受不了，开始大声喊“救命”，可是喊了好久也没见有人来。瘦猴更加心慌了，把美眉的手机掏出来，按下回拨键。电话一通就喊：“对不起，姐姐，我不该偷你的包包，你快来救救我吧。”

可没想到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破口大骂的声音：“你偷了我女儿的包包，还想跟老娘玩！叫鬼来救你吧！”

阿P看见瘦猴饿得快要哭出来了，便试着劝他：“打110报警吧，现在只有警察能救你了。”

“那，那，那我不是自投罗网吗？”

阿P见瘦猴口气松动了，又开始心理战：“喂，偷个包饿死也太不值了吧。”



说了半天，瘦猴无奈，只好拨通110。电话里传来一个女警察的声音。

瘦猴有气无力地说：“警察同志，快来救救我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是谁？你在哪里？”

“我是小偷。我在一根水泥管里。”

“你是小偷？有小偷打电话给110的吗？同志，我警告你，110电话可不是让你闹着玩的。”

“我真的是小偷。”瘦猴带着哭腔求道，“警察姐姐，快来救救我吧，你们再不来抓我，我可就要饿死啦。”

只听女警察严厉地警告：“如果你再继续恶搞，骚扰110，我可就要告你妨害公务罪了！”

瘦猴把手机扔给阿P，哭丧着求阿P：“你打110吧，他们不信我是小偷。”

阿P接过电话，把自己和小偷被困在水泥管里的事告诉了女警察。

警察很快就开着警车赶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阿P和瘦猴从水泥管里拖了出来。

由于在水泥管里蜷缩太久，阿P的身体僵硬如虾米，虽然满身伤痕，但后来捧着公安部门颁发的那张印着“见义勇为”的奖状回家，赢得小兰一番称赞，阿P便感到倍儿值了。

（题图、插图：顾子易）



乐器 PK

◆ **手风琴PK电子琴：**现在不和你说道，待会儿停了电再与你讲理。

◆ **笛子PK箫：**躺着挺舒服的，干吗非要站起来？你老弟就是不会享福。

◆ **竹笛PK长笛：**小样儿，用螺帽把笛孔封起来就不认识你了？

◆ **京胡PK二胡：**挺大的个子，就知道整天哼哼唧唧的，咋就不会唱点高调？

◆ **小号PK长号：**为啥你说话不痛快？还不是因为你的弯弯肠子在作怪！凡事就该直来直去。

◆ **古琴PK钢琴：**老弟，多日不见，你从哪儿弄了这身硬邦邦的行头？改天也给俺弄件咋样？

◆ **小提琴PK大提琴：**别看俺小，天天高高在上，和主人耳鬓厮磨；别看你大，日日在下，连个出头露面的机会都没有。

◆ **琵琶PK吉他：**小妹，该减肥了，你的三围有点超标了。

◆ **唢呐PK竖笛：**怪不得看着你这么别扭，原来让人家摘掉了帽子。

◆ **架子鼓PK大堂鼓：**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纵使你是“好鼓”，也招架不住我们这些“群鼓”。

（**作者：**邓荣河；**推荐者：**徐承旭）

考试作文笔误

◆ 尽管司马迁多次遭受宫刑，但他忍受住一次又一次的痛苦，还是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伟大的《史记》。

点评：多次？一次又一次？

◆ 有人说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鲫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恨我忘了，不过我想，第三恨应该是：三恨愿望泡汤。

点评：虽然押韵，但我不用“百度”就能告诉你这话是张爱玲说的，最后一恨是：红楼梦是个大坑……

◆ 我的爸爸就像亲人一样爱我。

点评：敢情您老是您爸爸从垃圾箱里捡来的？

◆ 太阳离我们越来越近，像一个金黄的油饼。

点评：同学……你是没吃早饭就来考试的，是吧？

◆ 我希望有一条健康的双腿，一个智慧的大脑……

点评：同上。

◆ 没有自尊的脖子，无法支撑自信的头颅。

点评：我想知道怎样的脖子叫做“有自尊的脖子”！

◆ 眼睛为什么长在两边，因为它是用来向前看的。

点评：你的逻辑超越了我的理性范围…… （**推荐者：**王开畅）



俏 皮 话

- 单身很惭愧，恋爱很陶醉，结婚则太贵，离婚是因为不想浪费，再婚是因为无路可退。爱情没有不对，恋爱还要干脆，不要因为一枝玫瑰而放弃整个春天的约会。
- 闹钟叫起的只是我的躯壳，叫不醒沉睡的心。
-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沉默的羔羊啊。
- 我身材其实很好，肥而不腻。
- 结婚是1+1亲情卡，重婚是盗号，婚外恋是呼叫转移，离婚是消号，分居是停机保号，复婚是重开机，女人再婚是过户，男人再婚是补卡。
- 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半夜上你家唱《忐忑》。
- 我只有这么一颗心，你看着伤吧。
- 一对男女在拍婚纱照，摄影师几次要求男青年笑一下，可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于是，女青年对男青年小声说：“新马泰不去了，咱们来个本市一日游吧。”男青年立马笑了。
- “如果地上有一张十块钱一张五块钱，你会捡哪一张？”“当然是十块钱啦，你呢？”“我会两张都捡！”
- 人生自古谁无死，贱人先死我后死。
- 吃火锅尽兴就得“满汗全席”。
- 比一比这两条鱼谁长得帅，长得帅就是明天的菜。
- 老师给我得多少分，我祝老师活多少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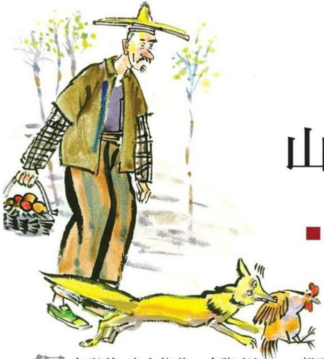
（**推荐者**：王开畅）

问性别

某中学校长添喜，全校各学科组长相约前往祝贺。在探问婴儿的性别时，每个人都用了本学科的专业语言：

- 语文组长：“是须眉还是红粉？”
- 数学组长：“是正数还是负数？”
- 英语组长：“是 boy 还是 girl？”
- 物理组长：“是正电子还是负电子？”
- 化学组长：“是阳离子还是阴离子？”
- 生物组长：“是 XY 染色体还是 XX 染色体？”
- 历史组长：“是王子还是公主？”
- 地理组长：“是太阳还是月亮？”
- 校长是教政治的，也用本学科的专业语言回答各位部下：“主观愿望是矛，而客观实际却是盾。”

（**推荐者**：周广清）



山神庙旁的鸡舍

■汪培君

很久以前，山上住着一个张老汉，喜欢养鸡，因为时常有野兽来偷鸡，张老汉就想建一个结实的鸡舍。正巧不远处有一个破旧的小山神庙，于是他就将庙上的好砖好瓦拆下来建成鸡舍。

那天，张老汉发现少了一只鸡，他心里暗想，一点动静也没有听见，肯定是狐狸偷的！于是他就在鸡舍内下了一个绳套，只要狐狸一进门，就能把它牢牢套住。

到了下半夜，明亮的月光下，张老汉真的看到一只狐狸出现在墙头，接着无声地跳下来，大摇大摆地走向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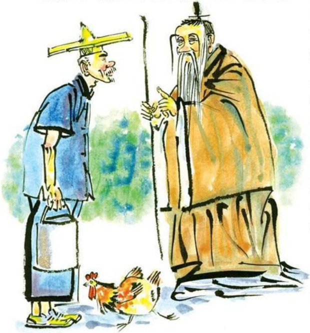
奇怪的事发生了，那狐狸还没有走近鸡舍，几只最大的公鸡就跑了出来，张老汉以为它们一块斗狐狸，没想到它们跑到狐狸面前，全都趴在地上，等待狐狸挑选。狐狸自然是毫不客气，挑了一只最大最肥的，咬住脖子，叼起来跑了。张老汉几乎看呆了，这是怎么回事？鸡是最怕狐狸的，见了没命地跑没命地藏，怎么会主动迎上去送死？就在他纳闷的时候，狐狸早已无影无踪。

这事真是太怪了，张老汉决定哪怕是再丢上几只鸡，也要揭开这个谜。

第二天夜里，张老汉不仅在鸡舍内做了绳套，还在院子里也做了好多绳套，心里想只要狐狸跳下墙来，就等于进了天罗地网，再想出去是不可能了！张老汉藏好身子，单等着剥狐狸皮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到了半夜，大门轻轻一开，进来了一头老

黄牛。那些绳套自然是挡不住老黄牛，被它踢了个七零八落，老黄牛喘着粗气，直奔鸡舍。这一下张老汉更纳闷了，牛又不吃鸡，它跑过去干什么？正这样想着，只见又出来几只鸡，趴在地上任其挑选。老黄牛竟然真的咬住一只鸡，扭头而回。张老汉想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狐狸吃鸡是天性，谁听说过牛吃鸡？他忽然想起要追上去看看，可等他跑出大门，已经没有了牛的影子。

张老汉百思不解，到了第三天夜里，他不仅下了绳套，还在院子里挖了个坑，上面盖上杂草，心想，狐狸来了有绳套，老牛来了有陷坑，不管它俩谁来，都是有来无回。哪知道这次来的“客人”，更让他目瞪口呆。这次进来的是个人，而且还是张老汉“自己”。也就是说，进来的人与张老汉一模一样。张老汉惊恐万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他愣怔的工夫，那人已经提着只鸡走了。



张老汉慌忙追出去，使出吃奶的力，一直追到已经残败的山神庙跟前，只见那人点燃草木，把那只鸡烤得香味四溢。看看熟了，那人撕下一条鸡腿，大嚼起来。待那人吃饱了，摇身一变，竟成了一尊山神塑像。

原来是鬼神在作怪呀。张老汉这下可来气了，竟然不知厉害地上前几步，手指着塑像说：“你哪里是一个神仙，就是一个偷鸡贼！”塑像眨眼间又变成人形，山神毫无羞愧地说：“你把我的房子都拆了，我吃你只鸡算什么？按我们仙界的规矩，凡是被神仙吃掉的鸡，来世就可以变成凤凰呐。”张老汉这才明白是自己闯的祸，但嘴里还在埋怨：“那你也不该变换身形，这就是偷嘛！”山神苦笑一声说：“神仙也是要面子的，万一被人撞上，岂不是坏了名声？”

张老汉一想事情因自己而起，那就还是自己解决吧，第二天就紧挨着鸡舍，新建了一座山神庙，把塑像供在了里面。

时间长了，后人只当那个鸡舍是山神庙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不少地方，山神庙旁都有鸡舍。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新闻角里发新闻

□何沛忠

阿东家附近有个“老年人新闻角”,阿东有事没事就爱去那里给街坊邻居吹吹新闻。

这天，阿东从菜场买回肉骨头，准备斩肉骨头煮黄豆汤，可是菜刀钝了不好使。于是，他提了把菜刀去找削刀磨剪刀的。兜了一圈发现摊主是个老头，咋看也有七八十岁了，他穿一件褪色的蓝布工作衣，头上戴了顶破草帽，说起话来牵动着满脸似霜的络腮胡子。阿东想让他磨菜刀速度快点儿，便顺手敬他一支烟:“师傅抽支烟！”老头不屑地把烟推开，只顾埋头磨刀。磨完刀银货两讫，阿东正待要走，老头把他叫住了:“回来，我请你抽支烟！”阿东见老头递过来的是软壳中华牌香烟，心里不免一怔，一个靠磨刀为生的人，竟然抽这么高档的香烟？也许是大兴货吧！但点燃香烟吸一口，嗯，确实是正宗的软中华！

阿东虽说见识多，但对于磨刀老头抽中华烟，他还是感到匪夷所思，我磨把菜刀付他2元钱，他请我抽支中华烟是3元钱，这是什么生意经？阿东连连向老头表示谢谢。老头说：“小家子气的，谢什么呀！”他边说边从蛇皮袋中，取出整条的软壳中华香烟来显示一番，“我好香烟多着呢，再抽一支！”阿东更吃惊了，他逃也似的跑回了家。

阿东回到家里，始终放不下那一幕，磨一天刀能挣多少钱，却抽得起这么高档的香烟。这是条不可多得的好新闻，阿东屁颠屁颠地来到新闻角，向粉丝们大大地吹了一通磨刀老

头抽中华烟的新闻。大家都觉得好奇，但其中有位戴眼镜的老先生要求甚高，说这新闻是半拉子，如果能说出磨刀老头高档香烟是怎么来的，那才是完整的好新闻呢！

阿东要面子，决心采访到“内部消息”，产生再去采访老头的念头。为了师出有名，他把左邻右舍要磨的菜刀剪刀收集起来，装进蛇皮袋，拎到磨刀摊前。老头瞅见阿东为他找来这么多磨刀生意，赶快抽出中华香烟来敬阿东……老头边磨刀边喃喃自语：“今天什么好日子呀，财神爷临门了！”阿东想，我送来不过10把菜刀，20把剪刀，他大概能挣到40元磨刀钱，充其量只有10多支中华烟的价值，怎么会财神爷临门了呢？

阿东在边上问长问短，左一个为什么，右一个为什么。老头随口回道：“我磨刀挣1元，儿子就奖我10元，挣40元，就奖400元。”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听得阿东发了呆。于是他紧追不舍：“你儿子为何要你磨刀，又为何要如此重奖？”老头说道：“儿子说生命在于运动，磨刀是锻炼身体，只要我天天磨刀，好烟由我抽，好酒随我喝，你不知道，我家有成堆的中华烟，成箱的贵州茅台酒！”

第二天，阿东来到新闻角，他神抖抖地面对粉丝们清清嗓音，吹他昨天了解到的新闻。最后，那位眼镜先生又说话了，他对阿东说：“你说了两次新闻，却不知道磨刀老头姓什么叫什么。磨刀老头的儿子到底是干什么的。”

眼镜先生的话犹如一盆凉水泼在阿东头上，他赌气说道：“你有本事你去采访，我洗耳恭听！”

过不多久，阿东经过新闻角，粉丝们招呼他进去坐，他赶快摇手：“这些天没采到新闻，改日吧！”眼镜先生过来拉住他：“今天我来续你的新闻！”阿东不相信，但还是坐了下来。

只听眼镜先生说道：“磨刀老头的儿子叫霍东，是个贪官，他平时总装穷，穿着普通，生活简朴，进进出出坐一部油漆斑驳的旧桑车。他叫老子磨刀的目的也是为了掩人耳目，让大家都觉得他家很穷。但那个霍贪官万万没有想到，让他露馅的恰恰是他的老子抽软中华香烟！这个霍贪官，已经关进铁笼子里去了……”

眼镜先生说到这里，阿东觉得奇怪了，问眼镜先生：“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眼镜先生笑着说：“这都是你阿东新闻提供的线索啊！”有一位粉丝悄悄告诉阿东：“你知道他是干吗的吗？是反贪局的！”哇！怪不得眼镜先生一再提问题，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阿东得意起来，这第一功劳可是我阿东的呀，看来新闻角里真的有新闻啊……

（题图：谭海彦）



到底谁糊涂？

□谷永庆

老憨今年六十多岁了。每年冬天，他都会在路边烤山芋卖。这天，老憨正在烤山芋，从大路那边过来一条短腿小狗，赖着就不走了。就这样，小狗每天跟着老憨早出晚归。

过了两个星期，大家和往常一样都在做生意，一辆黑色轿车停了下来，从车里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指着老憨说："就是他！"然后从车里又出来两个男人，不由分说就把老憨推倒在地上。那个妇女指着老憨说："敢偷我家的狗！"老憨被人们扶起来后辩解说："不是我偷的。"那妇人说："那我家的狗为什么会在你这里？"旁边一起做生意的人忍不住了，大伙纷纷为老憨作证，人们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指责那个妇人和两个打人的男人。他们见势不妙，赶忙钻进车里，关紧了车门。

妇女躲进车里打起了手机。十来分钟后，又来了辆黑色轿车，从车上下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对老憨说："这位大爷，实在对不起，车里是我老婆，她刚才没弄清楚情况。我立即送您去医院。"老憨推辞道："就是衣服刮破了，也没伤到哪儿，用不着去医院。"那男人赶忙到路边店里买了一件新外套给老憨披在身上，又拿出五百元钱递给他："大爷，真对不起，您别跟她一般见识。"老憨推开他的钱，说："有你这句话就行。以后做什么事啊，问清楚了再动手。这狗要是你们家的，你就把它带走吧。"男人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名片："我叫王其立，这是我的电话和地址，有事尽管来找我。"



过了几天，儿子进城来看老憨，见父亲穿了一件崭新的外套，就问了来历，老憨就把那件事跟儿子说了，又把名片拿给儿子看。儿子听了后，埋怨道："爸，你真是糊涂啊。这种有钱人，动手打了人，少说也要赔个三五千。你倒好，到手的钱给人退回去了。"老憨说："本来就没咋地，哪能拿人家的钱。"儿子说："我这次来，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孙子就要初中毕业，按分片要读三十二高中。你知道，这个学校不行，我打算让他跨区读附中。"老憨说："这个想法对，我孙子一定要上好学校。"儿子接着说："可赞助费要一万八，我借遍了亲友，只凑够了一万一。"老憨张大了嘴巴，搓着手说："我这只有三千六。"儿子指着名片说："爸，你放着财神爷在这，咋不知道拜呢。我来给这个王财主打电话，就说你现在腰疼，要几千元钱去医院检查。"老憨拦住了儿子："还是我明天去找他吧。"

第二天，老憨没生炉火烤山芋，他在心里斗争了半天，觉着还是孙子的前途重要，自己一张老脸算个啥。他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对方一听说是捡到狗的憨大爷，非常热情地说："大爷，你好！"老憨张了张嘴，"要钱"俩字怎么也说不出来。王其立问："大爷，您有事吗，现在身体还好吧？"老憨赶忙顺着话头说："我好像有点，有点腰疼……"王其立说："正好我现在有空，你就在平时出摊的那个路口等我，我带你到医院看看。"

几分钟后，王其立开着车带着老憨去了医院，挂了专家号。老憨经过拍片子、化验后，除了骨质增生的老毛病外，没检查出其他问题。王其立让医生开了些药，又在门口买了些营养品给老憨拿上，然后递给老憨一百元钱："憨大爷，我有点急事先走了，您打出租车回去吧，路上当心。"



老憨把这一切告诉了儿子，忍不住夸奖人家还算仁义。谁料儿子气得跺着脚

说："他那么有钱，扔一点到医院算什么。你应该直接找他要钱！学校赞助费要提前半年交，我好不容易求人弄了一个名额，拿不出钱，怎么跟人家回话？"老憨低着头说："明天，我再想想办法。"儿子说："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拉不开脸，就等着孙子念差的学校，出来跟着你烤山芋吧。"

晚上，老憨又找出名片，拨打了那个电话，王其立说："憨大爷，有事吗？"老憨吭哧了半天，说："我想，想找你，借点钱……"说到最后几个字，声音低得都听不见了。王其立在电话那头说："我估计您也是这个事。大爷，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想要钱，可以明说，何必让我白跑一趟医院呢，花钱又浪费了时间。不过咱丑话说在前面，您拿了钱后，必须立个字据：您以后的身体状况和我们家再没有关系。免得以后再有瓜葛。您看行吗？"

第二天一早，王其立又开着车过来，从包里拿出一叠钱和一张打印好的纸。他先把纸递给老憨："这是协议，您先看一下，签个字。"老憨不敢抬头，低着头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王其立收起那张纸，把钱递了过来："这是四千元钱，您数好了。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来往了。"说完话，开着汽车走了。

老憨赶回老家，把钱交给了儿子。儿子得意地说："我说吧，他肯定会给钱的。我刚才和附中的领导通过电话了，他说附中高一有电脑课。你孙子在初中没学过电脑，从现在就要开始突击。我问过了，电脑不算贵，有个三千元就够了。你趁热打铁，再找这个王财主一次，就跟他说，以后再也不找他了。"老憨好像没听见一样，呆呆地点点头，回城里烤山芋去了。

这一走，老憨再也没能回到村里。据卖鸭脖的老彭说，老憨这几天老是心神不宁，跟他开玩笑他也不笑，不知道在哪儿把魂丢了。这天收摊时过马路，快到家了，没留神，被车撞了。

老憨在医院被抢救了三天，最后还是去世了。老憨儿子并不是太难过，盘算着应该找肇事司机要多少钱才合适。据司机讲，自己当时并没有违反交通规则。但那个路口很偏僻，没有安装摄像头，车祸时也没有行人路过，所以没人能证明司机的话是真是假。当老憨的儿子说出自己的要求时，却被告知：肇事司机已经主动承担了老憨生前的医疗费，因此不用再赔偿任何费用。因为老憨在抢救期间曾清醒过一次，他口齿清楚地对医生和护士说："是我闯了红灯。"儿子又恼又气，跺着脚大叫："我的糊涂爸爸呀！"

（题图、插图：张恩卫）

血缘的疑惑

□廖 静



血 疑

张静是个白领，有一个让人羡慕不已的家，公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老公赵鹏是个公务员，儿子冬冬活泼可爱。这天，张静刚下班回家，电话铃就在急响，公公在电话里口气严肃：“马上过来一趟！”

听公公的口气，一定是出了了不得的大事。张静一头雾水，急匆匆赶往离此不远的公公家。婆婆不在家，公公面色铁青，把一摞纸丢到张静跟前。

公公向来和善可亲，张静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等张静看清纸上内容，后背都凉了，那是份亲子鉴定书。原来，公公带着孙子散步，路上偶遇在生命科学院工作的旧友，旧友正好要做科学试验，就免费为公公和孙子冬冬做了一次亲子鉴定，没想到：居然查出冬冬跟赵家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

“你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亏心事？我的朋友是权威专家，他压根不会搞错。”公公气得脸部肌肉都在哆嗦。

张静感觉自己头顶有几百只苍蝇在飞，隐约听到公公说：“为了这个家，我可以把这些话烂到棺材里，但你自己要清楚自己干过什么！”

自己到底干过什么对不起赵鹏的事呢？张静想起了黄北群，和赵鹏结婚不久，他们吵了次架，张静又



恰巧遇到初恋情人黄北群，借着酒劲就有了冲动行为。那件事发生大约就是冬冬出生九个月前，当时张静想着只不过就一次，不会出意外，没想到……

想着黄北群居然会是儿子的亲爹，张静百感交集，如果当年不是父母嫌他家庭条件不好，他们也不会分手。回到家，张静看着冬冬的小脸，越看越像黄北群。

张静再也忍不住了，给黄北群打电话过去，那边传来炒菜的“嗞嗞”声，黄北群不耐烦地说：“什么事啊？我岳母来了。”

张静说：“有时间吗？我有些事想找你。”

“空了再说吧……好嘞！酱油来了！”听声音，黄北群活得很滋润。

张静失落极了，但她突然有个大胆想法：如果黄北群知道冬冬是他的骨肉，他会怎么选择？毕竟他结婚三年了还没孩子。张静想纸总是包不住火的，还不如和赵鹏离婚，让他早点找其他女人生个自己的孩子，这样也不至于太亏欠他。

张静决定采用迂回策略，探探黄北群的口气。

黄北群这几年开了家装潢公司，生意挺好。那天，张静就守在黄北群公司附近，想制造偶遇的情况。等啊等啊，天都要黑了，黄北群才出来，他急急忙忙打车就走了，张静来不及冲上去打招呼，黄北群的车已上了大街。张静不甘心今天落空，也打辆车跟在其后。

不一会儿，黄北群在一家私人诊所门前停了下来，四处望望，就走了进去。难道他得了什么病？张静悄悄地跟进去，花了不少力气，这才惊讶地发现，黄北群竟是在检查生育方面的疾病。

这是张静万万没想到的。回到家，她用另一个网名加了黄北群的QQ。张静编了一个谎话，向对方诉说因无法生育被丈夫抛弃的不幸。果然激起了黄北群的同情，他们聊着聊着，黄北群就向张静吐露了秘密：结婚三年，他一直没有孩子，问题在于自己生育功能上有些毛病。

张静茫然了，这么说，冬冬不是黄北群的！难道公公的化验单是错的？可他说他朋友是专家啊，公公也不是没事找事、无中生有的人，何况是血缘这样的大事。

纠　结

张静被冬冬的血缘问题困扰着，茶饭不思、精神不振，一天，张静灵光一闪：莫非冬冬是被抱错了？

张静立刻去找给自己接生的凌姐，凌姐从小和张静一个院子长大，关系很好。凌姐对张静十分热情，顺着张静的话题，聊到当年张静分娩的那一天，凌姐说：“你真是幸运，那天

妇产科出生了十一个孩子，只有你一个生的是男孩呢。”

“你确定吗？”

“确定啊，好像我当时就对你说过的。”

张静心里又打起了小鼓，只有自己一个人生了男孩，那被换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公公的亲子鉴定书不会



有错，那到底冬冬是谁的孩子？

张静思想斗争了半个月，还是决定自己带冬冬去做亲子鉴定。

这段时间，张静神思恍惚，赵鹏看出来了，他关切地问：“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我们一起想办法。”

张静感动极了，赵鹏是个好人，在选择张静前，他有个女友，是电台主持人，后来去了美国留学，两人才因此分手。张静和赵鹏结婚前，赵鹏父母一直反对，只是由于赵鹏的坚持，两人才得以成婚。

这几年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冬冬的出生让张静的地位稳固了不少，可现在公公发现他居然不是赵家的骨肉，此后，张静要怎么在这个家站稳脚根呢？

化验结果出来了，冬冬和张静确系血亲，看来孩子没有抱错，可他的父亲到底是谁呢？

张静被儿子的血缘问题折磨得快要疯了，赵鹏忍不住了：“你到底有什么事？快告诉我。”

张静抱住丈夫放声大哭，赵鹏追问不出结果，也不敢再问，只能爱抚地拍着张静的背：“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会一直是你坚实的后盾。”

张静更加自责，她想出最后一招，用赵鹏的血和冬冬做鉴定，张静不敢让赵鹏知道，悄悄采了他的血样。

鉴定的结果大出张静的意外：冬

冬和赵鹏也系血亲。

大松一口气的同时，张静又迷惑了，为什么公公的鉴定上说：冬冬不是赵家的血亲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真　相

冬冬还是经常跑到爷爷奶奶家玩，公公还和以前一样疼爱他，也许他想通了：母亲犯的错，跟孩子没有关系。只是，公公对张静横鼻子瞪眼非常冷漠。

过年前，张静帮着公婆洗衣服收拾房子，公公见了张静，就避开带着孙子出去玩了。

收拾东西时，张静无意中发现婆婆的相集，是她的许多旧照，张静拿着相集端详，婆婆突然闯入尖叫道："谁叫你看我的照片的？怎么这点规矩都不懂？"

张静慌忙收起来，一张照片从相集缝里掉出来，钻进了床下。婆婆紧张地把相集锁了起来。婆婆离开后，张静再去收拾那张床下的照片，她发现那是张男人的照片，照片后面写着字：赠亲爱的兰。

这是婆婆的恋人？仔细看：那人居然那么像赵鹏。

前后的疑惑串在一起，张静有了大胆的设想：莫非，赵鹏不是公公亲生的？

婆婆父母都是高干，自小接受过良好教育，婆婆仗着条件优越，趾高气扬，曾一直瞧不起张静，现在张静抓到了婆婆的把柄，她扬眉吐气了。

张静把那张照片，还有公公、自己、赵鹏和冬冬的三份亲子鉴定书丢给婆婆，婆婆的脸一下变了，继而放声大哭。原来，婆婆年轻时也因一时冲动做过错事，现在真相就在眼前，想着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就要塌了，婆婆五内俱焚。

张静心软了，婆婆曾经犯的错，自己也犯过啊，只不过自己幸运，没有让冬冬的血缘出问题。

窗外楼下，公公、赵鹏正逗着冬冬嬉戏，多美多和谐的天伦画面啊，赵鹏脱下衣服披在公公肩上，两人笑得那么幸福，赵鹏那么孝顺、那么爱他的家，公公自小那么疼爱他、付出所有心血，还有，公公由于判断失误，以为冬冬不是他亲生的孙子，可还是爱如己出……

亲情怎能只限于血缘和那张薄纸？那可是岁月和爱的积累。张静对泪流满面的婆婆说："妈，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不会有别人知道。"张静把那三张化验单当着她的面，撕成了粉碎。

婆婆激动地拉住张静的手："怪不得小鹏当初一定要娶你，因为你有颗金子般的心啊。"

（题图、插图：谭海彦）





我心里有数

□滕建军

老蒋是一名驾校教练，最近新带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和二徒弟聪明伶俐，只有三徒弟有点木讷。

因为现在学车的人太多，学员都在排队考试，所以驾校规定，学员通过交规、倒桩和小路考后，把最后参加大路考的名额分给教练，教练觉着哪个学员学得好，经过他推荐，学员才有资格参加考试。

这次老蒋只分到了一个考试名额，为了公平起见，老蒋把三个徒弟叫到跟前，开门见山地说："这次大路考，你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参加考试，其他的要排到下次考试。我做人很公平，到时候你们谁练得最好，这个名额就给谁。"三个徒弟都点头同意，为了能争到这个名额，他们暗地里较上了劲。

大徒弟的年龄要大一些，考虑事周全一点，他想：我们三个人练车的时间差不多，恐怕到时候很难分出个高低，如果教练每次能让我多练一会儿，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于是，大徒弟悄悄地找到老蒋，求他关照一下。老蒋既没有答应他，也没有说不同意，只是不动声色地望了望另外俩徒弟："看看再说。"

过了一会儿，老蒋单独带大徒弟到路上练车，经过一处超市时，他装模作样地摸了摸口袋："咦！没烟了。"大徒弟心领神会，赶紧识趣地去买了一包好烟给他。老蒋很高兴，夸他："这段时间练得不错，我心里有

数。”回到练车场以后，老蒋就让大徒弟多在车上练一会儿，这下二徒弟有意见了：“凭啥他要比我们练的时间长？”老蒋不慌不忙地抽出颗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说：“他的年龄大，学东西比年轻人慢，要多练一会儿才公平。”二徒弟马上明白了，大徒弟肯定是给了教练好处，所以教练才会偏袒他。

等到老蒋和二徒弟到路上练车时，二徒弟也央求老蒋多关照关照，让他也多练一会儿。老蒋起初一声不响，路过一处超市时，他忽然念叨说家里的酒快喝光了，二徒弟二话不说，赶紧去买回来一瓶酒送给他。老蒋点点头：“最近练得也不错，继续努力。”回去以后，老蒋就让二徒弟也多在车上练一会儿，这样一来，三徒弟练车的时间就被他俩占得差不多了，他不解地问老蒋：“他这么年轻，为啥也要练这么长时间？”老蒋想了想，说：“年轻人学东西比较浮躁，得多练会儿才能记得住。”三徒弟翻了翻白眼，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轮到老蒋和三徒弟上路练车时，三徒弟只顾着练习开车，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又路过一个超市时，老蒋看了看他，自言自语道：“家里好像没茶叶了。”三徒弟很木讷地继续开车，就像没听到一样。老蒋很不高兴，又开了一会儿，看到路边有个西瓜摊，老蒋就说天气太热，买个西瓜解解渴吧？于是三徒弟把车停下来，却傻头傻脑地坐在车上一动不动。这下可把老蒋气坏了，心想这个家伙到底是真呆还是装傻？人家送烟的送烟，送酒的送酒，他却连个西瓜都舍不得买。于是老蒋没好气地让三徒弟坐到副驾驶座去，自己亲自开车回去，心里打定主意，这段时间你甭想练车了！这时候三徒弟却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一本小册子，聚精会神地看起来，边看还边傻乎乎地念出了声：“……不得吃、拿、卡、要……一经查实，立即开除……并通报各驾





校……”

老蒋被他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三徒弟正捧着本《教练守则》看得津津有味，老蒋心里这个气呀！这不明摆着是在给我上眼药吗？看来这小子一点儿也不傻，弄不好还能去告我一状。这么一想，老蒋不敢再偏袒那两个徒弟了，回去以后，老蒋就说三徒弟的脑子太笨，他也得多练一会儿才公平，于是三个徒弟练车的时间又一样了。

可是老蒋总觉着心里头不痛快，一看到三徒弟那装痴带憨的样子他就来气，他就想故意找三徒弟的别扭出出气。这天，三徒弟上车以后，老蒋对他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终于逮到一点小毛病，凶巴巴地对着他骂个不停，惹得大徒弟和二徒弟在旁边捂着嘴直乐。老蒋越骂越起劲，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三徒弟脸上，三徒弟拿手抹了一把，一声不响地把车停下，打开车门就走。老蒋正骂得解气，哪肯轻易放过他：“回来！干啥去？”三徒弟一脸苦相：“我这么笨，老惹你生气，万一把你气出个好歹可咋办？我干脆去退学吧！”老蒋一听吓坏了，要是让驾校知道他把学员骂得要退学，他不挨处分才怪呢！要是再调查到他是故意的，说不定饭碗不保！想到这儿，老蒋赶紧换了一副嘴脸：“这小子，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真是的，快回来练车吧！”三徒弟不满地嘟囔道：“你不让我退学，要是被气死了可别怨我。”

这样练习了些日子，快到考试的时候，三个徒弟都达到了考证的水平，可只有一个考试名额，该让谁去呢？大徒弟知道决定权在教练手里，于是晚上偷偷地来到老蒋家，又送上一条烟，让教练务必要关照关照。老蒋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大徒弟刚走，二徒弟又抱着两瓶酒送上门：“教练，上次的酒喝光了吧？我又给你送来两瓶。”然后请教练一定要照顾照顾他。老蒋眉开眼笑地拍着他的肩膀表态：“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二徒弟走后，老婆见他两个徒弟的礼全都收了，还都答应下来，就不放心地问：“你光说心里有数，到底想让他俩谁去呀？”老蒋先瞅了瞅大徒弟送的那条烟，又看了看二徒弟送的那两瓶酒，嘿嘿一笑说：“当然是让三徒弟去啦！”老婆说：“你没毛病吧？送烟送酒的你不让去，啥也不送的，你倒要白白便宜他，你到底是咋想的？”老蒋得意地一笑：“你懂个啥！大徒弟和二徒弟这么识趣，他们走了，我吃谁喝谁去？”接着又叹了口气，“三徒弟就不同啦！这家伙不仅属铁公鸡的一毛不拔，还动不动就拿出本《教练守则》来吓唬我，不早点把他送走，我心里不踏实啊！”

（题图、插图：谭海彦）



领导的关怀

□辛春华

李炜是个业余作者，专门从事官场小说的创作。最近，他的一篇文章在某个征文比赛中获了奖，为本地争了光。文化局特意举办了一场庆功宴，还邀请了主管文化工作的李副市长出席。

李炜作为主角，当然也收到邀请。当他得知自己要跟副市长一桌吃饭后，就有些自我膨胀，用征文比赛的奖金买了一件风衣，用来装点门面。

出门前，老婆小丽亲自数了十张百元大钞装进老公的风衣口袋，体贴地说："今天跟你一起喝酒的都是大人物，认识了，说不定以后咱们会求人家，你多带点钱，该花钱的地方别小气，让人笑话。"

李炜立刻表扬了小丽，说："你挺有觉悟，想得比我还周到。"小丽又叮嘱说："领导到时候说不定会问你有什么困难，你千万别客气，该提的就提，你的工作、咱儿子上重点高中……"

李炜伸手摸了摸老婆的脑门："没发烧啊？你是不是看电视看多了？异想天开，哪有这种好事啊？"

"那可不一定，现在不是到处都说重视人才吗？你为他们争光长脸，他们还不该关怀一下你？"

李炜懒得跟她多说，整整衣领，兴冲冲地出了门。

晚上六点，李炜准时来到酒店。服务员将他领进包间，只见里面开了一桌牌局，有七八个人，文化局长、作协主席、文化馆馆长等领导都在。作协张主席一一为李炜介绍，完了对他说："今天这个庆功宴，你是主角，我们这些都是陪客。"他看看表，"你们先坐下等一会儿吧，李副市长很忙，他今晚要先去应付另一个饭局，完了



才来咱们这儿。”

李炜忙说不着急，掏出刚才在路上特地买的香烟，挨个双手敬烟。文化局长瞟了眼李炜手里的烟盒，赞道：“大作家，你档次不低嘛，比我平时抽的档次可要高多了。”

张主席插话说：“他们作家当然抽得起好烟，笔头一动稿费就来了，有时候一篇文章就抵得上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呢。”

李炜心中羞愧，忙说哪里，现在稿费很低的。

文化局长笑道：“别谦虚，今天又不让你花钱请客，烟也不抽你的。”回头吩咐服务员，“再上两盒中华。”

随后，大家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等候李副市长过来。屋里暖气开得足，不一会儿李炜身上就冒汗了，就脱了风衣，挂在衣架上。



一个小时后，李副市长的大驾终于到了。他年龄跟李炜差不多，身材也相仿，穿的风衣颜色也跟李炜穿的那件一样。李副市长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一进门，就先问李炜来了没有，顺手把自己的风衣脱下，放在了衣架上。李炜激动地走到他跟前，李副市长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久仰大名啊！大作家，大才子，你是我们市的骄傲呢。等会儿，我一定敬你一杯。”

酒还没喝，李炜几乎就醉了，浑身轻飘飘的，幸福得脸儿都红了，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领导关怀。

接下来，众人入座，酒宴开始，此时酒宴上的中心已转移到了李副市长身上，众人一门心思关注领导，李炜成了边缘人，没人再关心他。一席的人都敬了李副市长，这个时候，李副市长说：“各位，真的不好意思，市里面有急事，我先走了，你们要尽兴啊！”

李副市长走后，李炜依旧没成酒宴上的中心人物，他最后无趣地出了酒店，拦下一辆出租车，上车说了声去梨园小区，就不胜酒力，昏昏睡了过去。等他醒过来，头疼欲裂，仔细辨别了一会儿，发现自己站在梨园小区的大门外，付没付车钱都不记得了。



李炜踉踉跄跄地走到自家门前，防盗门紧锁，浑身上下摸了半天，却没摸出钥匙来，看来是忘带了。别看他酒醉，平常习惯还保持着，怕深更半夜敲门惊扰邻居，就掏出手机，要给家里打电话。手机掏出来后，他去按号，却按了个空，嘴里“咦”一声，大是奇怪，自语道：“这手机怎么没按键啊？”原来，他拿出来的是一部高档触屏手机，没有那么多按键。

正想不明白，手机叮叮咚咚响起来了，铃声以前根本没听过，他一拍脑袋：嘿，肯定是刚才拿错了手机。他想接电话，却根本不会用，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通话键，拿手在屏幕上乱点，试了几次也没接起电话。

外面的手机铃声响个不停，小丽在家里听到动静，透过猫眼，发现是李炜，于是打开门，立刻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不由埋怨说：“你怎么喝成这样啊？快进来，站在外面干什么？”伸手将他拉进屋内。

李炜扬扬手机：“看，高科技。快帮我接电话。”

小丽更是从没见过这种手机，也不会接，鼓捣了半天，依然没接起电话，两人瞅着手机干瞪眼。

好在瞅了一会儿，铃声终于停了。小丽抬头看了李炜一眼，发现了疑点，一把拽起他来，上下一打量，问：“你是不是穿错风衣了？这件根本不是你的呀。对了，那一千块钱呢？”

李炜一吓，摸了摸口袋，没有钱，只掏出几张购物卡，都是新的。另外，他还掏出张照片，上面是李副市长搂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妇，他明白了：“肯定是穿错了，衣服架上那么多衣服……”

小丽急得跺脚：“你呀……那一千块钱要是丢了，我……你现在马上回去换回来！”

李炜浑身软塌塌的，眼睛都睁不开，根本不想出门，说：“人家早散了，明天再说吧，睡觉！”说完，将风衣一脱，往床上一倒，呼呼大睡。

睡到半夜，只听“咚咚”有人使劲拍门，很凶。小丽紧张地推醒李炜，李炜嘟囔着说谁呀，这么粗鲁，强盗呀？出去开门一看，门外站着四五个人，有小区保安、作协张主席，还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李炜惊讶道：“张主席，你怎么来了？”

张主席盯了他一眼，先打发走两个保安，然后和那个年轻人进了屋。关上门后，他拽着李炜走到里间，沉着脸问：“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把李副市长的衣服穿回来了。”

李炜顿时松了口气，笑道：“原来是为这事呀。我是穿错衣服了，本来准备明天去和李副市长换回来的。”然后，冲外面喊，“小丽，快把那件风衣拿给张主席。”



张主席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问：“刚才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那手机我不会用，不会接啊。”

张主席埋怨道：“你呀，差点惹了大祸，李副市长以为你故意不接，以为你是故意穿错风衣，差点要报案呢。

李炜一怔，气愤地叫起来：“什么意思？他以为我偷他的衣服是不是？嘿，我那件风衣也不便宜啊，是新的不说，口袋里还有一千块钱呢。他这件有什么？口袋里就几张破购物卡，还有张照片……”

张主席突然脸色一紧，伸手捂住他的嘴，凑到李炜耳边说：“你小子要是不想惹事就少嚷嚷，外面那人是李副市长的秘书，你在外面千万别说你看到照片的事，明白没有？”

李炜摇摇头，眨眨眼，表示不明白。

张主席松开手，叹口气，低声说：“你不明白也好，总之，这事我是为你好，你以后对任何人也都不要提起此事。”

李炜此时酒已醒了大半，心里隐隐约约有些明白：为几张卡半夜三更追上门来，显然照片里面有见不得光的事情。

两人从里屋出来，秘书正在打电话，看到他俩，就收了电话，笑着对李炜说：“原来是场误会，大作家，这件是你的风衣，完璧归赵，里面的钱一分不少，你数一数。”

“不说了，肯定错不了。”李炜见自己穿回来的那件风衣此刻已在秘书的手上，手一指，随口说，“你也查一查，口袋里面的卡和照片也……”猛然想起张主席的嘱咐，想收口却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也一张没少。”

秘书脸色一变，旋即恢复正常，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购物卡，递给李炜，“这是李副市长的一点心意，半夜三更跑来打搅你休息，实在是不好意思。”

李炜哪里敢收啊，刚想推辞，却见张主席冲自己连使眼色，好像是让自己收下，就接在手里，随即明白对方给这张卡的用意是封自己的嘴，让自己不要出去乱说，忙表示：“谢谢，请放心，今天酒喝多了，给李副市长添了麻烦。”

离开前，秘书又说：“以后有什么困难或者什么要求，你可以去找我，对你这样的人才，李副市长是非常关心和爱护的。”

“谢谢领导的关怀。”

李炜说完，不由看了小丽一眼，心说还真被你猜到了，领导还真要关怀自己了。不过，这关怀……一时间，他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看来自己又有新素材了。

（题图、插图：张恩卫）



有的话不能说

□吴帮国

在村里，老陈头就是个嘴上没把门，爱管闲事的人，村里人遇事就会找他去说。

最近一家房地产公司看中了村里一片好地，已经同乡里谈好，决定征了建度假村。一听这消息，村里人就左一个右一个来找他。老陈头一听，脚不停嘴也没停，走这串那，到处说："咱农民没地了，还吃什么呀？"

乡里来人谈补偿，谈来谈去尽帮着房地产公司，大家自然不干。房地产公司就想先斩后奏。这消息让村里人知道了，他们一串联，决定背水一战，操家伙与强拆的人干！

这天，为征地的事村里又来了一大帮人，小车来了好几辆，听说有房地产公司的老总，还有县城的大官。

村里人知道了，又一个个往老陈头家里钻。

老陈头一听急了，拔腿就出了门，边走嘴里还边念道："不好了，要出事了！不好了，要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就你多嘴！"老陈头正走着，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他一回头，见是村长。

"你一张嘴成天捣鼓个啥？什么不好了不好了？哪里要出事了？"

老陈头一见是村长，声音更响了："你是没看见还是没听见？村民们豁出去了，要出大事了！"

"你……你可不要火上添油，你没见来了那么些领导……"

老陈头上下左右打量着村长，冷不丁冒出一句："你莫不是得了那开发商的好处吧？"

村长脸色变了，说："老陈头，你

怎么越说越没影了？跟你说，有的话不能说。”

老陈头还就是这样一个倔脾气的人，你越是说不能说的东西他越是觉得这里面有鬼，他还越是要说：“什么话不能说？就要说就要说……”

村长转身离去，一边走，一边莫名其妙地吐出了这三个字：“你儿子……”

“我儿子……我儿子怎么了？”就这三个字，让老陈头心里一“咯噔”。儿子就是老陈头的命。一听村长说到他儿子，老陈头脸色刷地变了，要紧追上村长问：“是不是我儿子来电话了？”

村长没说是也没说不是，最后说了句：“有些话不能说。”

老陈头说：“哎呀，我儿子的事有什么不能说的？”

原来，老陈头为了省钱，家里电话也不装，村长家在他前面，平时在城里的儿子有事，就把电话打到村长家，喊一句就成。此时，见村长这个样子，老陈头真急了。

村长等老陈头跳够了，才不冷不热说道：“你儿子要你现在就进城。”

老陈头松了口气，但又觉得奇怪，好好的要我进城干吗？说心里话，自从儿子在城里工作，老陈头从不往城里跑，那是怕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他就说不习惯。为了让父亲习惯，儿子把房子买到了市郊，而且是一楼，屋外有院子做菜地，可以让他没事折腾。可老陈头还是不去，说这里连水都要钱买，还是没家里方便。

见老陈头不太着急了，村长又扔出重磅炸弹：“你儿子在电话里说，他找到对象了，今天姑娘上门呐。”

一听说儿子找对象了，老陈头脸上有笑容了。他立马回家将门一锁，就往村外去赶车。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后面有人紧跟着他，还追着喊：“哎，老陈头，等等我！”

老陈头奇怪了：“等你干吗？”

“你不是进城吗？等等，让我们跟你一块去，人多力量大。”

“人多力量大？”老陈头一听懵了，“我进城去看儿子，要人多力量大干吗？又不是上山打老虎。”

“看儿子？”跟着他的人一听都呆了，随即有点泄气，“我们还以为你进城是去告他们呢！原来你是去看儿子，这个时候你还有闲心去看儿子？这征地的事，你不管呐？”

老陈头说：“管，当然管！不过现在看儿子要紧。”

那些人赌气说道：“好好好，你去吧去吧，你走了，他们要动工，我们就叫他们从你家动起！”

老陈头无奈地摇摇头，直朝车站走去。

老陈头辗转坐了两三个小时的车来到城里，已是下午三点了。这会儿子肯定不在家，于是他决定省钱不坐

车，走路。

走着走着，前面围了许多人，老陈头凑了过去，他看见屋顶上站着一人，手里拎着只桶，听旁边人在议论，说这里在搞拆迁，这家主人不同意拆，于是就与拆迁人员扛上了。说你们敢拆我房，我就点火自焚。

一见这情景，老陈头算是傻眼了，没想到城里人也强拆，双方对立，那人竟用汽油烧自己？哎呀，你再傻也不能烧自己呀，命都没了，还要房子干吗？于是他高声叫了起来："你傻呀老哥，哪有自己烧自己的，谁上你就烧谁呗！"

这话一出口，旁边就有好些人在附和着："对，谁上就烧谁！"

这时，有个人在老陈头的耳边小声地说道："老哥，有的话不能说。"老陈头一看，原来是个戴眼镜的读书人。他笑了："不说他不明白，哪有这么傻的人？别人要拆他的房子，他还跟自己过不去？"

"唉！我是说，有的话……不能说。"这次那戴眼镜的把"有的话"三个字加重了语气。

老陈头还没弄懂是什么意思，正想反问，忽见有几双异样的眼睛在盯着自己，他把话又咽下去了。因为他想到这是城里，刚刚连走路都有红绿灯管着，这说话肯定也有人管。他望了望那戴眼镜的一眼，转身就走了。

老陈头来到儿子的住处，见门是关着的，估计儿子还没有回来。他就在门口那院子里坐了下来，见那准备给他种菜的院子已经长满了草，一想闲着也是闲着，就上前拔起草来。

拔着拔着，突然耳边传来一个声音："哎，这草不能拔！"

老陈头一抬头，见院子外走来一个人。开始他没在意，仔细一看，原来正是刚刚和自己说话的那个戴眼镜的。他奇怪了："这你也管……草怎么就不能拔？"

"这草是种的。"戴眼镜的笑道，又加重一句，"有的草，不能拔。"

一听到这，老陈头隐隐感觉到要



出什么事了。因为刚才口无遮拦说了几句，那人竟追到了这里来了。老陈头听说过“国家安全局”，难道他是……此时老陈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儿子。这是儿子的家，千万不能给儿子惹来什么麻烦。于是，他埋着头什么也不说，抬脚就走。

岂知他刚出院子，儿子开车回来了。儿子一下车见到他就问：“爹，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你呀！”

老陈头一听这话有点莫名其妙，心想：“不是你打电话给村长叫我来的吗？怎么……”他正要说什么，只见车里又下来一位姑娘，这下老陈头眼睛一亮，那姑娘下车后大喊一声“爸”，弄得老陈头还以为是喊他，正要答应时，只见姑娘直朝院子里那戴眼镜的人奔去。

这时，儿子和老陈头同时傻了眼。

真是不打不相识，大家进了屋，一番介绍过后，老陈头和那戴眼镜的算是认识了。这才知道他叫田丰，正是儿子女朋友的父亲。

这样一来，老陈头反而弄得不好意思了。当听说田丰在他那个乡下放当过知青时，两人距离一下就拉近了，老朋友般地聊了起来。

“咱那边现在变化怎么样？”田丰问。

“变化？”一说到变化，老陈头陡然想起了什么，脸色刷地又变了，满嘴又跑起了火车，“不好，要出事了，不好了，要出事了！”

一听父亲这样说话，儿子赶紧把他拉到了一边：“爹，你瞎说什么？有的话不能说！”

“不能说……”老陈头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田丰，尴尬地应道：“哦，不能说不能说，你看我这张嘴，老管不住。”



这时田丰笑道：“我刚刚说有的话不能说，在那个火候上，你怎么能说谁上就烧谁呢？”

“他要拆别人的房子，不烧他烧谁，烧自己呀？”

“自己也不能烧。”

“那咋办，拆房的不能烧，自己也不能烧……”老陈头想了想说，“俺老百姓可不管那么多，实话跟你说吧，乡里也要强征我们的地，村里人早就准备好与他们刀对刀地干了！”

“啊！”田丰一听站了起来，紧张地问：“还有这样的事？慢慢说，你慢慢说。”

老陈头想起儿子，有些为难地问田丰：“可以说吗？”

田丰连连点头：“说、说、说。”他似乎对这事很感兴趣，还要老陈头把来龙去脉详细说一遍。老陈头这下可爽快了，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儿全说了。

说完后，老陈头只见田丰板着个脸，一个人朝屋外走去。

老陈头以为是自己又说错什么，把目光投向了儿子。儿子把他拉到了一边：“爹，田叔叔是第一次来我这里看看，你就说个没完，还尽说些敏感的事。”

“什么叫敏感的事……我们种田的没了地，还种什么吃什么？”

儿子一听，也无话可说。

看儿子不说话了，老陈头忙转了口：“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说说你的对象、女朋友……”

儿子说：“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她今天也就是叫她父亲来这里走走看看，我还在他们的考察中。”

“考察，那这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没有，定下来我不就告诉你了！”

“那，村长打电话说你叫我进城来……”

“他肯定是听岔了！我只是告诉他有这么一回事，因为村长也知道田丰。”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我还得多谢村长了。不是他叫我来，我哪里能看到这姑娘啊！”老陈头说着笑了，“不错不错，爹看中了！”

“爹……”儿子一听又急了：“有的话、不能说。”

“咋又不能说了？”

“什么叫你看中了？”

“哦哦哦……”老陈头连打自己的嘴，“好好好，不说不说。”

老陈头在城里老老实实呆了几天后，回村了。

一走进村，村里人就把他给围了起来。有的给他作揖，有的给他磕头，有的还给他放鞭炮。

老陈头还以为是儿子找对象的事让村里人知道了，都来恭喜他。哪知大家开口都说：“谢谢你，活菩萨！谢谢你，活菩萨！”

“活菩萨……”老陈头一听有些莫名其妙，也学着官腔说，“哎哎哎！有的话不能说。”

“有啥不能说的？咱村里的地不征了，还不要谢谢你呀！”



“不征了？”老陈头大喜，“那可要谢天谢地，谢菩萨呀！”

大家齐说：“你就是那个活菩萨，谢的就是你！”

“谢我？”老陈头又懵了，“我又没做什么？”

“你进城告了他们一状，第二天房地产公司就没来了！”

老陈头一听就奇怪了：“我去哪里告了他们的状？”

“哎呀！这都是村长说的，告就告了，你还怕他个球！”

这时，只见村长站一旁乐呵呵地傻笑，“往后哇，大家有事就找老陈头，他的亲家是人大代表！”

又是一声响雷，不仅村民们呆了，连老陈头也惊了。忙问：“你……你说什么，难道田丰他……是人大代表？”

村长仍望着他点头在笑。



老陈头挥手说道：“你呀你，我差点让你给害了！我儿子电话里根本没说叫我去，原来这话是你编的！”

村长说：“我要不那样编，你会去吗？我只知道田丰，知道他是个仗义的人大代表，但和他不熟。听你儿子说，田丰要去考察他，所以就鼓动你去见田丰。凭你这张嘴，一定会把咱村的事说出来的。”

老陈头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觉得自己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不免有些洋洋得意：“哈哈，以后你们有事找我，看谁还敢欺负咱！”

村长在一边提醒道：“老陈头啊，田代表在电话里说了，以后有事，还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千万不能走极端啊。”

事情过后，老陈头还真有几分担心。像田丰这样有身份的城里人，他的女儿会嫁给自己的儿子吗？

村长看出了他的心事，故意吆喝道：“走，咱们给田代表打电话去，就说咱们在他亲家家里等着喝他女儿的喜酒呢！”

老陈头一听急了，连连双手作揖道：“哎呀！你这是害我呀！有的话不能说……”

村民们都大笑道：“像这样的话，能说！”

(题图、插图：张恩卫)



疯狂游戏

□听那片海

游戏规则

迈克做生意不慎赔了钱，急需10万美元，他为此心乱如麻，天天靠酗酒来发泄。

一天傍晚，迈克照例来到酒吧，刚刚坐下，对面来了位衣着阔绰的中年男人，身后还跟着两个膀大腰圆的保镖。中年男人自我介绍说叫汤姆，也是经常光顾这里喝酒的，见他总是愁云满面的样子，猜测是遇到了什么为难事情，因此前来询问安慰他。迈克听了深深叹口气，无奈地道出了心中苦衷。不料汤姆不以为然地轻松一笑："不就是缺少资金吗，小菜一碟，只要你愿意陪我玩个小羊和狼捉迷藏的游戏，就可以得到10万美元报酬，怎么样啊？"

"小羊和狼捉迷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迈克瞪大了眼睛，疑惑地反问道。

汤姆不紧不慢地解释："很简单嘛，就是把一个纽扣式微型定位仪安装在你身上，然后你扮作'小羊'，想方设法藏起来躲避我这匹'狼'的追捕，如果一个月内狼没找到小羊，那么你就赢到了10万美元。"迈克的心为之一动，却又担忧地问："既然你根据定位仪追踪我，还不是能轻而易举找到目标吗？"

汤姆笑着摇摇头："不，那是件极其普通的仪器，只能判断出你躲藏的大致方位，无法确定具体位置，再说我可以先给你两次机会，只有在第三次发现并开枪击中你这只小羊时，才算我们之间的游戏终结。请你放心，我使用的是打塑料子弹的玩具枪，绝对不会伤到你身体的。"

迈克为得到梦寐以求的10万美元，在对方预付了一部分订金后，郑重地同其签了合同。迈克深信凭着自

己的机灵，一定会扮演好游戏中的小羊，从而不让汤姆这条狼寻觅到一丁点行踪。

狡猾的狼

在起初几天里，汤姆带着两位保镖按照定位仪提供的方向不停地搜寻迈克，但是只晓得他躲藏在市郊一个贫民区里，却无法判明其具体位置。几天过去了，迈克居然得意地向汤姆打来电话：“狼先生，我这只羊同你捉迷藏的手段还算高明吧，照此下去你依然找不到羊的话，依照合同这笔钱我可赢定了！”

汤姆对迈克的这种口吻不以为然，他吩咐两个保镖，找来许多贫民区的乞丐，每人分发一美元，一张迈克的画像，让乞丐去寻找，并承诺找到迈克，将再奖励 500 美元。

此时，迈克其实正化妆成流动小商贩走街串巷叫卖东西。为了不让汤姆找到自己，他频繁地变换着地方，从不在一条街巷中过多停留。



第一周的最后一天，迈克推着小货车刚拐进一条胡同，就听不远处“砰”地一声枪响，迈克感到肩部微微疼了一下，低头看后不觉吃了一惊，竟然是一颗塑料子弹。迈克再抬头四处张望时，只见汤姆和两个保镖就站在一棵大树下，朝着他露出不屑笑意，而身旁还有另一个乞丐用手指指点点说着什么。

迈克慌忙钻入胡同间来回穿梭，直到把汤姆等人甩得不见踪影，才定下神来仔细回想，晓得是那些乞丐被汤姆收买而不遗余力地帮助其寻找自己。迈克一边咒骂着那些乞丐，一边开动脑筋琢磨下一步该如何避开汤姆的追踪。

这回迈克吸取了教训，躲到了一处大型建筑工地处。尽管汤姆再次根据定位仪推测到了迈克所在的大致区域，但在数万名形形色色的工人中逐一寻找辨认是极其费力的，弄不好耗时一个月也难以达到目的。

又过了两个星期，头戴安全帽化装成工人的迈克盘算着再度过一周，自己就完全成为这场游戏的赢家时，不免又露出了志得意满之色。

他有意拨通汤姆的电话，讥讽道："狼先生，你是不是打算把这里的所有工人都挨个盘查一遍呢？可是千万别忘了，属于你的时间只剩下七天了，哈哈哈……"

正在迈克说笑之际，冷不防听到身后响起枪声，未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接连有多颗塑料子弹打在了他的后背上。等迈克惊诧地回过头时，见到汤姆站在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旁高声提醒道："可怜的小羊，这可是你第二次被狼逮到了，记住，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一周内再被枪弹击中的话，那么你必须要退还订金了……"

听完对方的话，迈克这才知道汤姆派人在工地各处建筑物上张贴绘有自己头像的悬赏广告，自己是被某个贪图赏金的工友出卖了。

意外结局

迈克见两次藏匿都未能躲过汤姆的寻踪，再也不敢有半点大意。他仔细思索后认为汤姆是利用众人的力量帮助其找到自己的，要想摆脱汤姆就绝对不能再往闹市区里藏，唯有躲到人迹罕至的荒蛮之地才是上策。

迈克打定主意后，备足了水和干粮一路向北逃去，直至来到了渺无人烟的荒漠边缘。他靠着少量的灌木荆棘掩护，如同老鼠般昼伏夜出，总算度日如年地熬过了一个星期。当迈克按照游戏合同算准日期已满一个月时，不禁欣喜若狂，立刻返回城市寻找汤姆要求兑现10万美元报酬，不料怎么努力拨打对方手机都是杳无音讯。

迈克认定汤姆是在耍滑头欺骗自己，便恼怒地持着那份合同去找司法机关进行裁决。司法机关觉得事情蹊跷，于是联系警方共同寻找。根据迈克提供的线索，警方在那片荒漠里找到了一些被狼群撕扯吞咬后留下的残肢剩骨，经过辨认正是汤姆及其两个保镖留下的。显然是三个人根据定位仪追到荒漠后，不幸遭遇到狼群围攻而死。不过令迈克难以理解的是，警察在现场居然找到了一支真枪。

迈克为白白失去一笔巨款而懊丧不已，偏偏在这时，有人匿名汇给他





10万美元，并且在附寄的信件中写道：“迈克老兄，汤姆是个恶棍，他霸占我的产业不算，还指使人打伤了我。我时刻想报仇雪恨，但这家伙找来两个拳击手做保镖，旁人无法靠近一步。汤姆近年来迷上了一种小羊和狼捉迷藏的网络游戏，并把它演绎到现实生活中来。那就是用重金做诱饵雇人充当小羊四处躲藏，他则持枪追踪猎杀。这个嗜血的杀人狂魔在前两次使用玩具枪麻痹对方，而在第三次则偷偷换用真正猎枪……”

迈克读着读着，汗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信中又说：“迈克老兄，我为了实现复仇计划，其实一直在秘密监视着汤姆和你之间的举动。当看见你前往荒漠地带，我也立刻动身，抢先在狼群容易出没的地方，安装了一台性能良好的高级定位仪。你身上的纽扣式定位仪在荒漠中的信号是很弱的，我安装的定位仪信号强大，因此汤姆误把那台高级定位仪的所在地当做是你的藏身地，这才抱着杀人目的跟踪过去。尽管他们有一支真枪，但是毕竟敌不过强大狼群的反复攻击……”

迈克看到这里，既兴奋又感到后怕。看来小羊和狼捉迷藏的危险游戏仅此一次而已，今后可万万玩不得啊！

（题图、插图：佐　夫）

·本刊信息传真·

新浪微博·第二届“微小说”大赛特别征稿

在微故事大赛如火如荼之际，新浪微博·第二届“微小说”大赛时隔一年重燃战火，更大的平台，更多的挑战，邀请各位故事高手一展才华，争夺大奖。《故事会》作为新浪微博合作媒体，在现有的微故事大赛同时开辟微小说征稿通道，享有推荐作品直接入围的权利，并将从全部微小说参赛作品中评出“故事会特别微金故事奖”！

征稿细则：

一、微小说征稿主题：“一千零一夜”，以童话为题材，从童话里折射出生活的真谛，用简单活泼的语言传达最意味深长的寓意。正文字数不超过130字，征稿时间：10月10日—21日；二、投稿方式：1.登录新浪微博（weibo.com）发布包含关键字#微小说#+小说内容，并@故事会，或登陆大赛官方页面的作品发布栏进行参与；2.下载手机客户端，绑定手机后直接参与；三、本刊将在通过故事会平台投稿的作品中，推荐数篇佳作，直接晋级微小说大赛100强；四、优秀作品将在《故事会》刊物上刊登；五、10月故事会·新浪微故事大赛主题“收藏”继续征稿，截稿时间为10月21日，投稿方式不变；六、更多详情请登录新浪微博“故事会”页面或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了解。

（本期刊物特别选登9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详见87）





花匠的牡丹运

□赵守玉

寒冬牡丹开

贾老六是京城的花匠。那还是寒冬的时候，贾老六按照以往的惯例，中午去给荣王府送花。到了客厅外面，他像往常一样尖着嗓子喊了一声“盛世牡丹开，踏雪送花来”，可话音没落，王府负责外办的管家荣五便蹿了出来，一把捏住他的嘴，差点儿把他的槽牙捏掉了。就在贾老六不知所措的时候，客厅里传出一句话：“让他进来！”

直到这时，贾老六才发现荣王府与以往大不一样。还没等他仔细想哪儿不一样，便被推进了客厅。他跪在地上偷眼一看，正位上坐着一人，荣王爷陪在客座，其他人都垂手站在两旁。正位上的人看了看贾老六：“拿出你的牡丹来，否则就是欺君，死罪！”

贾老六只觉得从脊梁沟里往外冒凉气，他答应一声，小心翼翼打开用棉衣包裹的花箱，取出里面用宣纸包裹的牡丹，双手一抖一颤，顿时花枝摇曳，呈现在众人面前。

那人眼前一亮，可转眼便皱起了眉头：“干花？”

贾老六忙说：“小民可以让它开花。”

荣王爷的汗一下就下来了，他小声喝斥道：“卖花的，别信口开河。”

“不！”那人一摆手，“叫他让花开！”

贾老六取出一个精制的纸包，从里面倒出一些粉末，用水搅匀，然后把水猛地喷在了牡丹上。喷水过后，

干枯的牡丹竟然一点点丰润了，像鲜花一样绽放，而且花瓣间传出了沁人心脾的花香。

数九隆冬，牡丹竟然真的开放。

“好！冬天能让牡丹开，你好本事呀！”那人说道。

贾老六跪倒磕头：“不是小民有本事，是万岁隆恩普照世间，才使干花重放！”



皇上见贾老六猜出自己的身份，微微一笑，刚要说话，刚才还在盛开的牡丹却开始萎缩。他一愣：“它怎么枯了？”

“枯花重放是受皇恩浩荡，可在真龙面前，什么都是转眼浮云。”

“好一张巧嘴！”皇上极为兴奋，他看了看荣王爷，“王兄，隆冬花开，预示朕有鸿福呀！”

“陛下鸿福齐天，江山千秋万代！”荣王爷和众人跪倒在地。

皇上命众人起来，赏赐贾老六纹银百两，打发他下去了。

从王府出来，贾老六擦了擦冷汗，管家荣五跟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六，有你的！”

“荣管家，皇上来了你咋不事先告诉我呀，这太悬呀！”

“事先？我们都不知道皇上要来呀！”荣五这才说出实情。近来皇上龙体欠佳，心情不畅，今天只带了两个随从，突然微服来到了荣王府，偏巧被贾老六撞上了。也活该贾老六发财，他弄的枯花重放的把戏很让皇上受用，而且皇上对贾老六送给王府的那些在暖洞里养的鲜花也很认可，特别叮嘱他下次驾临荣王府时必须要有贾老六的鲜花。荣五说着满面笑容地看着贾老六：“老六，你的好日子来了！”

“多谢荣管家栽培关照！”贾老六一躬到地。

荣五翻了翻眼皮："怎么谢呀？听说皇上赏了你银子了，成色怎么样呀？"

贾老六这才恍然大悟，急忙掏出五十两银子，双手献给了荣五，又说了好些感谢的话，这才离开的王府。

"还得我点到鼻子上，看来传说的不假，这小子的确财黑！"荣五看着贾老六远去的身影，自言自语着。

名利滚滚来

贾老六原来是个普通的卖花花匠，后来和荣五搭上了关系，荣王府每年所需鲜花全由他提供，这下贾老六不用再为销路犯愁了。而现在皇上又喜欢上了他的鲜花，他更是信心倍增，每天精神百倍地去王府送花。

这天，贾老六刚到巷口，就见好几个人从身后飞奔过来，拦住他的去路："你是贾老六？"

贾老六刚点头承认，那几个人二话没说，老鹰抓小鸡一样把他抓到一个队伍里，竟然被带进了皇宫。原来皇上今天又想看贾老六的鲜花，所以命人把他直接带回宫里。

贾老六这才恍然大悟，他取出为王府精心挑选的几盆鲜花，皇上看后大为赞赏，又让贾老六去皇宫花房指点了一番。直到掌灯时分，皇上才赏赐百两纹银，命他离开了皇宫。

贾老六刚走到自己家胡同口，斜刺里冲出一个人来，一个扫堂腿就把他放倒在地，然后骑在他的身上，抡起拳头，劈头盖脑一通打，直打得贾老六眼冒金星，口鼻流血。最后那人收住拳脚，上气不接下气地骂着："他娘的，我差点儿让你害死！"

贾老六已认出对方正是荣五，急忙说道："贾老六把荣管家看成再生的爹娘，我怎么敢害管家呀！"

"放屁！说好今天给府上送鲜花，花呢？幸亏今天皇上有事儿没到，否则谁担得了？"

贾老六连忙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又取出那百两赏银交给荣五，算是自己的赔罪钱。荣五又数落了几句，这才算了事。可贾老六送鲜花半路被皇上劫到宫中的事却不胫而走。皇上喜欢贾老六家鲜花的事也迅速传开，许多达官贵人纷纷到贾老六家买鲜花，贾老六家的鲜花价格也逐渐提升。没想到这个时候，贾老六却突然病倒了。

贾老六病了，这可不是小事儿，荣王府立即打发荣五前去探望。荣五来到贾家，只见贾老六脸色蜡黄，意识混乱，形容枯槁，眼见已是不久于人世。他问了半天，贾老六连他是谁都分辨不出来。没有办法，荣五劝慰了几句，转身要走。可就在他转过身的一刹那，他突然从怀里抽出一把尖刀，纵身上床，尖刀死死抵住贾老六的脖子："别他娘的跟我装这套，快说

你的真实目的，再晚一点，爷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你是爷！”贾老六长叹一声，说出了实情。原来，看着众人全来购买鲜花，贾老六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家暖房里现存有几千盆花，他只要假装病重将死，那些鲜花就成了绝唱，这价格不就成倍的往上翻啊。贾老六瞒得了众人，却瞒不了老奸巨猾的荣五。

荣五听罢，气呼呼地问：“你怎么收场呀？难道你真的要死？”

“死什么呀！”贾老六摇摇头，说自己就想把花卖个高价，等这些花全部卖完，他就说得到奇人救治，捡了一条命，这就瞒过去了。说到这里，他看了看荣五，说：“既然被管家识破，那就见者有份，只要你不说破此事，利润你我三七分！”

“给我三成？”荣五一愣，“给我这么少，你就不怕我说破吗？”

“不说破你就有三成入账，说破了你什么都没有。”贾老六微微一笑，“其实荣管家比我聪明得多。”

荣五尴尬地一笑，说：“好！就这么办！”荣五嘴上这么说，心里暗骂，这小子，比我还贪！

运势很难猜

贾老六病危的事很快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皇上立即派崔太医到贾老六家看望病情，这下子可把贾老六吓坏了，毕竟是瞒得了众人瞒不了太



医，万一这事露馅了，那将是欺君之罪啊。他急忙找来荣五商议，荣五一阵大笑，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银子花到了，石磨都能帮人推小鬼。贾老六接受他的建议，等崔太医来后，向崔太医行重贿，而荣五也帮着敲边鼓。就这样崔太医也被收买了。

崔太医走了，贾老六和荣五心头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他们命人弄来酒菜，对饮相庆。可酒没过三巡，崔太医又转了回来，两个人急忙站起来相迎。崔太医摆摆手，把荣五叫了出去：“贾老六的事儿我在皇上那遮掩过去了。皇上说他喜欢鲜花，特别喜欢贾老六养的鲜花，他喜欢的东西怎么能让其他人乱糟蹋，所以叫你出面把众人买的花全部收集起来，一块儿送进皇宫。”

荣五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给皇上做事儿是我的福分，我一定办得漂漂亮亮的！”

荣五离开后，崔太医进屋看着贾老六，恶狠狠地说：“我按你要求，对皇上说你已病入膏肓。而皇上大限也将至，皇上说他特别喜欢你的花，正好就让你陪葬，永生永世给皇上养花弄花！”

贾老六一听要让自己给皇上陪葬，脑袋“嗡”的一声，一下跪倒在地：“崔太医，可我没病呀，我不想死呀！求你救救我！”

崔太医定定地看着贾老六：“实话跟你说吧，我把你装病骗银子的事情全告诉了皇上，皇上说正好借你‘病危’让你陪葬，免得你在世上坑人骗钱。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说完，命人把贾老六带出了家门。

不久，皇上去世，贾老六陪皇上入土。而继位的新皇上根本就不喜欢花草什么的，京城的花市也就不那么繁荣了，人们也都不再想什么贾家鲜花，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题图、插图：黄全昌）

木匠王

□白艳平



胜者为王

明朝末年，辽东郡的守将邱逢道被后金人用毒箭射死。

邱逢道的遗体被送到了镇北县，镇北县的牛县令为了表示对邱逢道的敬意，准备在县外的西山修建一座庙，可是谁能胜任庙的监工呢，牛县令决定张榜招贤！

牛县令的招贤榜刚贴出去，张神手和木匠王两个人就到县衙应征来了。这两个人都是本县最有名的木匠，他们说自己的手艺本县第一，都想接下这个任务！

牛县令一见这种情况，眼珠一转说道："二位，你们一人给本县制作一把椅子，谁制的椅子令本县满意，修建庙的监工便是谁！"

张神手听牛县令说完，他呵呵笑道："我六岁的时候，便会打制椅子了，不用比，这个监工一定是我的！"

木匠王冷笑道："俗话说得好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谁当监工，咱们手艺上见！"

牛县令取出木材，张神手和木匠王各自拿出了锛凿斧锯，随着锯末飞雪，刨花频落，一个时辰后，两把椅子便制作成功了。

张神手制作了一把时下流行的圈椅，这把圈椅制作精美，背板和搭脑皆为铆榫连接，接缝处紧密结合，不容行针。而木匠王制作的是老式的太师椅，这把椅子和张神手制作的椅子比起来，就显得有些老气了。

牛县令打心眼里喜欢张神手的手艺，他假装围着两把椅子转了一圈，然后说道："两把椅子比较起来，还是圈椅精致一点，我看修建庙的监工之职，就非张神手莫属了！"



木匠王却“嘿嘿”一笑道：“牛大人，您将这两把椅子放到卧室中，今晚仔细地看一看，听一听，明天一大早，再做决断如何？”

张神手瞧着胸有成竹的木匠王，心里很纳闷，难道木匠王真的有什么过人的手段？张神手看着木匠王那把古拙的椅子，他忽然想明白了。这个木匠王手艺不如自己，他一定想在晚上偷偷来到县衙，给牛大人送上一份厚礼，跟他抢夺那个监工的位置。

张神手越想越觉得是那么一回事，他当晚就搬了一把椅子，门神似的坐在了县衙的门口，要知道，一个木匠，在本地的名气再大，也不过是能多赚一些银子，养家糊口而已，但是修建邱逢道庙却不一样，因为，那毕竟是青史留名的大事。

张神手大瞪着两眼，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天光大亮。

天亮后，牛县令出来了，他郑重地说道：“经过本大人一夜的比对，还是木匠王的手艺略高，这个监工之职，就是他的了！”

张神手眼看着监工的腰牌落到木匠王手里，他气得脸红脖子粗，大声叫道：“牛大人，我不服！”

独门绝技

牛县令一说监工易主的原因，张神手当时就愣住了。原来，张神手制作的椅子，在一夜之间竟“嘎嘎”地连响了七八次，而木匠王制作的椅子，却安安静静，仿佛摆了很多年的老家具一样。

新制的家具，新修的房屋，木材的接缝处，经常会发出“嘎嘎”的响声，这个是无解的难题，木匠王有如此绝招，张神手没话说了。

木匠王接过了监工的腰牌，他对牛县令躬身说道：“县令大人，修建邱逢道将军的庙，工期紧，任务重，恐怕我一个人完不成！我木匠王想邀请张神手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修工的任务……”

张神手心高气傲，要在平时，他怎肯当木匠王的副手，但如今，他发现木匠王有独门绝技，就决定忍辱偷学了。

木匠王和张神手先到县外的西山上选址，然后领着一百多名工匠们，开始了施工建设。

经过一个多月的忙活，邱逢道庙的总体框架已经竖起来了。

张神手每天跟在木匠王身后，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干活，可是却没有发现木匠王有什么特殊处理木材的手段，他怕木匠王会利用夜晚在木材上做手脚，就把自己的一个徒弟秘密地派到木匠王身边，监视木匠王的一举一动。

这天半夜，张神手正呼呼地睡大觉呢，他那个徒弟跑了过来，把张神手推醒，急叫道：“师傅，你快看看去，

那个木匠王，一个人爬到了庙的房架子上，正用斧子‘咚咚’地敲打梁坨檩木呢！”

张神手听徒弟讲完，他怪笑道：“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他穿衣下地，急不可耐地向修建庙的工地上跑去。

张神手跑到工地，他怕惊动了木匠王，先是悄悄地靠在山墙上喘了一阵气，然后蹑手蹑足地踩着木梯子爬到了房架子上。

木匠王坐在过梁上，梁头还放着一个盛满木楔的盒子，他挥动斧子，正往过梁和檩子的接缝处钉木楔子呢。张神手张嘴一说话，倒把一心干活的木匠王吓了一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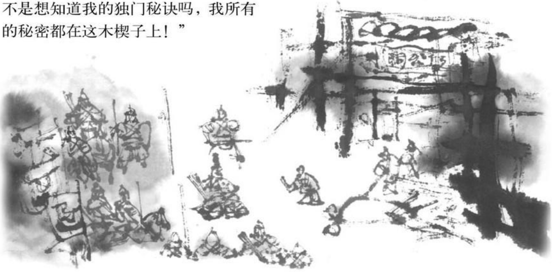
木匠王一见张神手踩着檩子走了过来，他心知自己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便从盒子里拿起了一个白色的木楔子，冲张神手一晃道：“张老弟，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独门秘诀吗，我所有的秘密都在这木楔子上！”

张神手伸手接过木楔子，他惊奇地发现，这木楔子上竟有一股臭臭的气味，张神手善于治木，他知道，这种带有臭气的木楔子，便是臭椿木制成的！

臭椿木质柔软，不能做梁柱檩木一类承重的东西，更不能做家具，因为其味道不佳，就是烧火也没有几个人愿意用它。

新房子或者新家具制作完成，夜深人静时便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如果在榫头和榫眼之间夹上椿木做的楔子，它们就没声音了。其实说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椿木楔子质地柔软，有缓冲其他木材热胀冷缩的作用。

木匠王讲出了自己的独门秘诀，他对张神手说道：“张老弟，你还愣着做什么，把这些椿树楔子钉到梁檩的空隙中，明天工匠们还得封顶铺瓦





呢！”

两个人“叮叮咚咚”地一起忙活，终于把中间过梁和檩子的接缝处全都钉上了椿木的楔子，眼看着红日东升，两个人还没等直腰喘上一口气，就见镇北县的方向浓烟滚滚……

木匠之王

原来是后金国的大帅多哲带兵杀到了镇北县。

木匠王和张神手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危，他们两个刚从房架子上心急火燎地下来，多哲便领着一哨人马，杀到了邱逢道庙前的空地上。

邱逢道是抗击后金而亡，木匠王还以为多哲是前来拆毁庙的，哪曾想多哲跳下马来，面对邱逢道的泥像当众一念祭文，木匠王这才明白，敢情邱逢道竟是后金国的奸细。

原来，多哲很多的进军计划都是邱逢道制定的，邱逢道上次去给多哲送辽东郡的关隘图，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却被另一伙不明白真相的后金伏兵射了暗箭。

张神手听明白了情况，他走出人群，对着多哲一抱拳，道：“多哲大帅，邱逢道将军真是忠勇异常……这座庙，就是我领人修建的！”

多哲看着初具规模的庙，他走过来拍着张神手的肩膀，赞许地说道：“你要好好修这座庙呀！”

多哲临走，还赏了张神手一千两银子。现在的辽东郡，已经是后金国的天下了，木匠王不愿意为邱逢道再修庙，他转身回家，张神手摇身一变，就成了修建庙的总监工。

一个月后，后金兵入关。多哲又回到了镇北县，邱逢道的庙也已经修建完工了。

多哲走进了金碧辉煌的庙，他的手下点上了香烛，随着热气上升，就听庙顶的木檩子接连发出了一串“嘎嘎”的脆响，倒把多哲吓了一跳。

多哲转身对站在身后的张神手问道：“这庙不会倒吧？”

张神手也是纳闷，这可是自己亲手给梁檩之间钉上的椿树楔子呀，怎么木檩子遇热，又发出怪响？

随着多哲开始焚化纸锭，梁木的响声更甚，多哲两只眼睛紧张地盯着房顶，他生怕房顶会“忽”的一声塌下来，把他砸死在里面。

张神手眼冒凶光地说：“多哲大帅，房顶的梁檩都是木匠王安装铺设的，现如今热气一升，梁檩便‘嘎嘎’地怪响，一定是木匠王做了什么手脚！”

多哲叫道：“来人，把木匠王给我抓来！”

一炷香的时间，十几名士兵就把木匠王抓到了多哲的面前。张神手从士兵的手里抢过一把弯刀，他用雪亮的刀尖指着木匠王的咽喉叫道：“木

匠王，你究竟在房顶施了什么妖法，赶快如实招来！”

木匠王看着狐假虎威的张神手，他淡然一笑道：“妖法？哪有什么妖法！”

往梁檩之间钉椿树楔子，得把房顶的梁檩空隙全都钉满，才有除音的效果，他们那日只是在主梁的上面钉了一排椿木楔子，中间的梁檩受到木楔子的挤压，一旦遇到冷热，两面的檩木收缩膨胀加剧，那“嘎嘎”的响声更甚。

张神手叫道：“快想个消声的办法，不然我一刀扎死你！”



既然庙已经上盖，再往两边的梁檩上钉椿木楔子已经不管用了，木匠王一伸手，从兜子里摸出了一个油松削成的楔子，要说补救的办法现在只有一个了，那就是用油松楔子，钉到两旁梁坨和檩子的接缝处，油松楔子富含油脂，它们一经檩子和房盖的重压，松树的油脂便会渗出，梁坨和檩子之间就会有了油脂当润滑剂，它们再遇到热胀冷缩，就不会发出“嘎嘎”的声响了。

张神手依计而行，果然庙的房顶便消声了。多哲大喜，便保荐张神手当了御用的大监工。可是没过半年，镇北县发生了一场并不太大的地震，地震过后，镇里其他房子秋毫无损，而邱逢道庙的房顶却“轰隆”一声，倒塌了下来，庙里邱逢道的泥像被砸得支离破碎。

再找木匠王，木匠王早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张神手罪责难逃，被绳捆索绑下了大牢，就在牢门关上的一瞬间，张神手这才醒悟了过来——在梁檩之间，钉入油松楔子，无疑于是在梁檩之间抹上了滑油，一遇到地震，那极度不稳的庙房盖焉有不掉下来的道理？

张神手用脑袋把牢门撞得咚咚响，他大叫道：“上当了，上当了。木匠王，还是你厉害呀！”

（题图、插图：黄全昌）





行行有技巧

□顾文显

两年前，我大学毕业，没找到心仪的工作，只好应聘到一家不知名的小企业当宣传员，还是试用。宣传什么呢？该企业新研制了一种多功能玻璃刀，除了能随心所欲地切割玻璃外，还有其他二十多种功能。只可惜产品知名度太小，难以打入市场。我们的任务就是到各城市大街上当众做演示，同时低价售出以代宣传。

培训的第一天，老总先是过来给我们上了一堂课，主要说他只有小学文化，当年创业多么多么艰辛，如今大家好歹有份工作，一定要好好珍惜。

听了这话，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你一个小学文化的土财主，居然对我这样的大学生指手画脚，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

老总讲完话，就离开了，然后由师傅指点我们练习切割玻璃，刀子即使再好，不练习也难免当众出丑的。苦练了几天，我们先被派到本市街头试售。

我来到街上。见到围观的路人，心里不由有些紧张，同时也感到屈辱，我是大学生，学文学的，却跑来卖这个！比划了一阵，自己感觉宣传得也挺卖力，可是到了天黑，回那个所谓的总部一汇总，发现我的业绩最差，一天只卖出了两把！

那个小学文化的老总就在现场验收我们的成果。听过我的汇报，盯住我看了足足超过一分钟，然后，满脸不屑地说：“你求职感言写得倒是慷慨激昂啊。堂堂大学生，还学文学的，别看推销自己的话说得天花乱坠，却

怎么连把刀具都卖不出去？”

“我真是手没停、嘴没住地做宣传，”我辩解道，“他们不买，我也不敢前去拽人家不是？”

“你那种宣传，还不是老和尚的帽子——稀松带平常，怎么可能吸引住路人？”老总一撇嘴，“老话讲得好，‘好人在嘴上，好马在腿上’，意思就是口才不济，话盯不上去，人就矮一半截子。知道不？”

我没敢吭声，心里却根本不服。这土财主满嘴土到掉渣的“庄稼嗑”，还自我欣赏呢，我学文学跟卖玻璃刀子挨得上吗？我有些怀疑那些同事，



他们会不会自己认购了，却跑来报成绩，等于是小牺牲大收获，最后得到录用，这不是挤兑我吗？正琢磨着，就听老总又说：“看你的神色，好像不服气呀。明天我带你上街，看能不能卖出去。我还不信了呢。”

第二天，老总吩咐我背上宣传道具，他空手跟在我身后走。来到火车站前边选一空地，他吩咐，就在这儿吧。

这儿？昨天我就在这儿，只卖出去两把。我想，今天你一把卖不出去才好。

老总命令我把摊子铺开，玻璃什么的道具摆放在他脚下，然后，他拿起一块玻璃，一把刀子，清了清嗓子，朗声就喊：“停一停，看一看，过了这村没这站。”这一嗓子突如其来，吸引得几乎所有行人都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我想，你哗众取宠也没用，人家只看不掏钱，难道你会白送出去？

老总见有了听众，小眼睛立刻瞪圆起来：“10块钱，价不高，瞧一瞧咱的最新发明万能玻璃刀。你家中玻璃坏了甭请人，自己动手更称心。”

这时候，人越围越多。我想：这些听众大多是被他的油嘴滑舌吸引来的，以为你是春节晚会搞现场彩排呢。等人家看破没什么新玩意，就只是卖一把普通家什，那肯定散伙，哼。

只见老总把手中的刀子在半空中比划了一下：“不用投师，不用学艺，



我这个家什是老少皆宜。上自白发苍苍，下到裤子开裆。”我差点笑出来，果然是小学出身的人，瞧这档次，改不掉的“庄稼嗒”，难怪他这么会对付！此时，老总嘴里说：“你只要会写‘一’，这玻璃就给你出现个‘一’。”同时，刀子在玻璃上一划，玻璃齐刷刷应声而断；又说：“假如你连‘一’也不会写呢，那就写‘0’。”同时，拿刀子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伸手指往当中一弹，“铛”的一声，一只圆圈应声落地，玻璃上被挖出一个圆孔。这时，围观的齐声叫“好”！

听到夸赞，老总的嘴并没闲着：“李大姐，张大哥，10块小钱不算多。买回家，别搁着，帮助兄弟宣传着。我的产品销路好，大哥大姐有功劳。”

听了这一通忽悠，有两位男子大概是被感动了，一齐掏钱递过来：“听你的叫卖歌，真是一种享受。就冲这，我俩都买一件留念。”老总刚接过钱，就听有人在旁边“揭发”：“不会是托儿吧？”

“好产品，不用托，五湖四海有传说。”老总大脑真是敏捷，张口就接，不假思索，“产品若是质量差，传得越远越掉价。”

刚说完，旁边又有人小声说了句“这么点个小玩意儿……”这小声居然让老总捕捉到了，他转身又接上了：“小？客车大，轿车小，轿车里面坐领导；原子弹，小不小，炸得广岛不长草……”这番话逗得围观者笑响一片，估计是笑他狡辩得滑稽吧，一把小小的工具怎么能联系到轿车和原子弹上面？不管他怎么联系，效益却产生了，听众们你一把，他一把，搞得我这收钱的手忙脚乱，没到下午两点，我们带的百多件样品销售一空。

原来这花言巧语在某种情况下，真得有扭转乾坤的作用啊。

老总拍拍我的肩膀：“回去歇着吧，还愣什么。”

老总就近把我带到一家冷餐店，赏我喝了两瓶啤酒。我真是既感动又惭愧，我说：“老总，真不好意思，卖产品是您的功劳，您反过来请我喝啤酒……”老总哈哈大笑：“我给我自己宣传产品，是分内的事哩。可你至少帮我收钱呢，我看见了，你刚才累出一脑门子汗。”

听听，这位老总不但嘴巧脑子活，更知道心疼人，难得。那一刻，我就暗下决心，非要干个样子给他看看不可，看我这大学到底是不是白念了？

老总意味深长地说：“货卖一张皮，货也卖一张嘴呀。你再好的东西，也得先把顾客揽住，他们才有发现产品的机会呢。就说你吧，若不是那份求职感言把我忽悠住了，咱俩也可能错过呢。”

（题图、插图：佐　夫）

当个门卫也累

□吴泽武



老曹在造船厂干了几十年的电焊工，五十五岁一到，就办了退休手续。干惯了活的老曹在家闲不住，想找点事做，问了好几家单位，人家都不要这么大年纪的。于是，老曹打电话给在市里当副局长的哥哥："哥，我退休了，在家闲得慌，帮我找点事做行不？"哥一听，当场爽快地说："你快来吧！"

老曹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他哥的单位，打他哥的手机，哥说正在开会，让他先在门房坐坐。

看门的是个老头，年龄大约六十多岁。老曹自报家门说是找曹局长的，还递给老头一根烟。老头热情地招呼老曹坐下，还给老曹倒了杯茶。

两人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老头说，他在这看门房七八年了，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干了，准备回家去带孙子。说话间，门卫室的电话响了，老头接完电话对老曹说："是曹局长打来的，叫你到他办公室去。"

办公室里就曹局长一个人。哥俩见面来不及寒暄，曹局长就直奔主题："看大门的老头不愿干了，正好缺个人，你愿不愿意来？"

老曹一听乐了：'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科技的工作呢！看个大门谁不会？我当然愿意。"

曹局长却一脸严肃："别以为看门房简单，在我们局机关看门房可有

特殊的要求！”

“特殊要求？”老曹一脸疑惑。

曹局长乐了：“别紧张，就是一件要注意的小事。咱哥俩先去喝酒，酒桌上我再告诉你。”

虽然只有哥俩，曹局长点的菜却不少。酒过三巡，老曹忍不住又问起看大门的事：“哥，看个大门还有啥讲究？还有什么特殊要求？”

曹局长喝了口酒，很认真地说：“从现在起，你不能叫我哥，咱俩得换过来，我叫你哥。”

听了这话，老曹准备夹菜的筷子停在了半空，张大嘴望着哥，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他哥的神情，又不像是在开玩笑。

曹局长嘻嘻笑着，递过一面镜子。其实老曹不用照也清楚。哥哥虽然年龄比自己大三岁，但脸上饱满滋润，看不到什么皱纹，染了的头发乌黑油亮。自己呢，长期在户外作业，再加上电焊光的灼烤，脸上的皮肤早就成了棕褐色，顶上的头发也稀稀拉拉所剩不多，且大半都变白了。两人站在一块，大家一定会说自己比他哥大。

见弟弟还没明白，曹局长也不想说破，只是关照道：“记住了，你年龄比我大三岁。跟任何人都要这么说，当着局里的人你就得叫我弟，登记填表也得这么写，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老曹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哥哥，不知他唱的是哪一出。

看大门的工作真是非常轻松，早上打开大门，下班后待职工都走了就锁上大门，有来访者就登个记引个道，有报纸、杂志和信件就送到各办公室。

工作的第一天，来上班的人见门房换了人，很好奇，老曹冲他们点头微笑，按照哥的要求，一遍遍地解释：“我是曹局长的哥。”就一天工夫，全局里差不多都知道了新来的看大门的老头是曹局长的哥。从此



后，年轻人都叫他“曹伯伯”，年纪大的都叫他“曹哥”。

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梁局长的。老曹来看大门这些天，梁局长每天上下班都是坐车进出，没和老曹搭过话，今天要把信送到他的办公室，看来两人不说话不行了。

让老曹没想到的是梁局长如此的和蔼可亲：“曹哥，坐，看你都上班这几天了，总想抽点时间跟你去唠唠。我跟曹局长呀工作上是好搭档，



生活上是好朋友，年纪也是同岁，他哥就是我哥，往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梁局长说完递给老曹一包好烟，笑眯眯地把老曹上下打量了个遍，嘴里不住地念叨，“很好，很好，很好。”

老曹忐忑地离开梁局长的办公室，他对梁局长的热情感到受宠若惊，但最后那几声“很好”让老曹有点琢磨不透，莫非是他看出了自己和曹局长兄弟关系的破绽？想到这，老曹心里有点发虚。

这事一直窝在老曹心里挥之不去，梁局长那一脸神秘诡异的微笑和那几声莫名其妙的“很好”，让老曹一想起来就感到紧张。

那天是曹局长的生日，老曹把他约到一个小酒馆。酒馆门脸虽小，但整洁卫生，家常菜也做得不错。老曹点了几个家常炒菜，哥俩就喝起酒来。

尽管曹局长先前曾跟老曹交代过，两人在一块的时候不谈局里的事，但酒至半酣，老曹还是忍不住把那天进梁局长办公室送信的事说了出来：“我看梁局长那神情，八成是看出什么问题了。”

曹局长胸有成竹地说：“别瞎操心了，人家梁局长是好人一个，就算真知道我是你哥，也绝对不会对外人说的。”

“为啥？”老曹实在弄不明白官



场那一套。

曹局长觉得和当工人的弟弟讲这些，真是鸭同鸡讲，但不露点底，弟弟怕要睡不好觉了，于是诡秘地笑笑，说：“我跟他共事这么些年，就好比坐在同一条船上划行，彼此十分了解，你就放心吧。”

曹局长说得没错，局里没有任何人对他的年龄产生怀疑。不久，局领导班子改选。按曹局长的实际年龄该退居二线了，但老曹看过公告栏里的公示，哥哥依然在副局长人选之列，而且年龄比自己小三岁。

此时老曹才如梦初醒，原来哥哥要委屈地当“弟弟”有他的良苦用心。哥哥在毫无背景的情况下混到现在副局长的位置也不容易，想多干几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局长的人选当然是梁局长，因为梁局长还年轻，公告栏里写着他的年龄，也比老曹小三岁。

这天，老曹到老工友黑哥家去喝喜酒。这黑哥是老曹在造船厂焊工班的班长，也是几十年的铁哥们，两个人年龄一样大，同一年进厂，又同一年退休，分手时两个人约定：儿女成家的时候，一定要请对方去喝喜酒，高兴高兴。

黑哥的家离市区很远，老曹转了两趟车才到。此时黑哥家里已经宾朋满座，喜气盈门。黑哥亲自到门口迎接老曹，老友相见，特别亲热。黑哥说：“陪你的人都上酒桌坐好了，就等你一到就开席了。”说着直接把老曹往酒席上请。

酒桌上坐满了客人，只给老曹预留了个空座。黑哥逐个地给老曹介绍：“这是我哥，孩子的大伯，在市里当局长。”老曹一看，顿时呆住了，眼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天天见面的梁局长。老曹这才想起黑哥也姓梁，先前曾告诉过自己他有个大他两岁的哥哥。怪不得刚才看见黑哥门前停着的那辆轿车好眼熟。梁局长也感到很意外，但惊讶的神情只是一闪过后，很客气地跟老曹握了握手，仿佛两人之前谁也不认识谁。

这顿酒老曹和梁局长都喝得有点高了。梁局长说要赶回市里开会，临走时只对老曹留下一句话：“我和你弟是一条船上的。”

过几天，老曹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给曹局长打了个电话：“哥，看大门的事我干不惯，也不想干了，我打算在朋友家玩几天，你们再找个人吧。”

（题图、插图：刘斌昆）

绿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吴　伦：wulun@vip.sohu.net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刘迎曦：liuyingxi1203@163.com
颜轶超：yanyichao1004@sina.com
黄美舟：piggybank81@sohu.com





□陈效平

怪病之谜

大发横财

明朝正德年间，扬州城内出现了一种怪病：患病者全身奇痒难熬，用手抓挠，抓挠处立刻现出梅花状的黑斑，不久黑斑开始溃烂，恶臭扑鼻。患者痛苦不堪。

这种怪病人们闻所未闻，历代医书上也找不到相关记载。郎中们将此病称为黑斑病，对它束手无策。

黑斑病除了病因不明、症状诡异之外，患病者的身份也很特殊：他们不是巨商富贾就是达官显贵，总之，都是有钱有势者。

黑斑病来势汹汹，病人们遍访名医，用尽了偏方、秘方都不见效。正当他们走投无路时，一家名叫“回春堂”的小药铺伸出了援手。

回春堂只有两间门面，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药铺。回春堂的掌柜叫严可喜，原是个江湖郎中。黑斑病爆发后严可喜潜心研究，居然配制出一种神奇的解药，叫作百毒散。黑斑病患者服了百毒散，七日内病体即可痊愈。

据严可喜称，配制百毒散需要大量稀有药材，这些药材来之不易，所以百毒散的药价高得惊人。短短七天疗程，患者至少要花五百两银子。好在黑斑病人大多家资丰厚，拿出五百两银子也不算难事。

来求诊的黑斑病人源源不断，严可喜所赚的银子堆成了小山。不过两年光景，回春堂就成了扬州一带首屈一指的大药铺。

其他药铺非常眼馋，纷纷仿制百毒散，但都没有成功。对此，严可喜

嗤之以鼻，他不屑地说：“百毒散乃回春堂独家秘方，岂是尔辈可以仿效的？”

这日晌午，严可喜坐在大堂喝茶闲聊。正说到高兴处，忽然一个仆人急匆匆赶来通报，说知府薛大人有请严掌柜，迎接的轿子已等在大门外。

这薛知府名叫薛文魁，前一阵也患过黑斑病，后来被严可喜治好了。严可喜非但没收薛知府的药钱，相反逢年过节还不断给他送礼，所以两人有了交情。

听说薛知府有请，严可喜不敢怠慢，立刻坐轿赶奔知府官邸。

薛知府亲自出门迎接，把严可喜让进客厅。

客厅上首坐着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见薛知府对他毕恭毕敬，一旁的严可喜忙跟着打躬作揖。

薛知府指着中年人，向严可喜介绍道：“这位是赵昆赵大人，连夜从京城赶来，专程来找严掌柜。”

赵昆点点头，对严可喜说：“在下有位亲戚，前几日突发一病，症状酷似贵乡流行的黑斑病，多方治疗都不见效。后来我打听到严掌柜专治此症，所以特来相请。”

没等严可喜开口，薛知府接过话头说：“事情十万火急，赵大人即刻就要动身，严掌柜赶紧回家收拾一下，马上跟赵大人进京！”

赵昆频频颔首，又冲严可喜叮嘱道：“切记，把回春堂最好的百毒散带上！”

严可喜是察言观色的高手，从薛知府的态度上看，这赵昆一定来历不凡。于是他不敢耽搁，立刻回家收拾行装，不到半个时辰便跟着赵昆出发了。

神秘患者

几天后，严可喜和赵昆来到了京城。

赵昆把严可喜安顿到一家大客栈，嘱咐他不得擅自外出。严可喜满口答应，心里却七上八下，觉得此行蹊跷而且诡秘。

天黑时赵昆又回到了客栈，命令严可喜带上药箱跟自己走。

客栈外停着一顶遮得密不透风的轿子，旁边站着四个神色严峻的轿夫。赵昆和严可喜一同上了轿，轿子立刻朝北急行。

在轿子里，赵昆掏出一个黑眼罩，要严可喜马上戴好。

严可喜不解地问：“赵大人，我是去治病的，为啥要戴这个？”

赵昆板着脸说：“事关机密，不得多问！”

见赵昆态度生硬，严可喜不敢再多嘴，乖乖地戴上了眼罩。

轿子在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走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前面忽然传来一声断喝：“站住，出示腰牌！”

赵昆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递到了轿帘外。片刻后传来了一阵吱吱呀呀的开门声，轿子继续往前走。

严可喜被蒙住了双眼，辨不清方向，但直觉告诉他，轿子在一座很大的院落里穿行。好一阵七拐八弯后，轿子终于落了地。

赵昆牵着严可喜下了轿，领着他一步步往前走。跨过许多道门槛，两人走进了一间大屋子。

屋子里很温暖，到处弥漫着浓浓的药香。这时，赵昆摘下了严可喜头上的眼罩。



严可喜睁开双目，发现自己站在一张红木大床旁，床上躺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年轻人正龇牙咧嘴，双手不停地在身上抓挠。

赵昆指着床上的年轻人，对严可喜说："这位就是朱公子，现在正患着怪病。"

说着，赵昆请朱公子宽衣。朱公子脱光了身上的衣服，一股腥臭味立刻扑鼻而来。严可喜凑近细看，发现朱公子全身都有梅花状的溃烂，溃烂处脓水淋漓。

"是黑斑病吗？"赵昆焦急地问。

严可喜点点头。

赵昆长舒了一口气，庆幸道："这下好了，真是谢天谢地！"

犹豫再三，严可喜试探着问："朱公子，一年前你可曾出过远门？"

朱公子刚要回答，赵昆忙抢上来说："没有，绝对没有，朱公子一直呆在京城！"

一听这话，严可喜顿时皱起了双眉，自言自语道："奇怪，这就奇怪了……"

"为何奇怪？奇在何处？"赵昆不解地问。

见自己说漏了嘴，严可喜赶忙掩饰道："没，没什么，我是说朱公子的黑斑病来势凶猛，有点奇怪。"

听严可喜这么一讲，赵昆的心又提了起来，不安地问："严掌柜，朱公子的病能治愈吗？"

严可喜连连点头，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包在严某身上，几副药下去，七天内便可康复！”

赵昆和朱公子都喜出望外，催着严可喜赶快用药。严可喜打开随身带来的药箱，取出了百毒散……

百毒散确有神效，朱公子连服七天后黑斑病果然治愈了。

这天早上，赵昆又来到严可喜下榻的客栈，手上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包袱。

见到严可喜，赵昆打开了包袱，取出十锭鹅蛋大的金元宝。

赵昆笑着对严可喜说：“这黄金是朱公子赏给你的。”

严可喜忙起身道谢，口里直说：“岂敢，岂敢！”

等严可喜接过包袱后，赵昆忽然收敛了笑容，声色俱厉地警告道：“严掌柜，此行你要守口如瓶，若有一字走漏，当心项上人头！”

严可喜吓了一跳，随即连连点头。

回到扬州后严可喜绝口不提进京之事，只说去外地进药材了。

尔虞我诈

光阴荏苒，转眼又过了一年。这个冬天的傍晚，回春堂正准备打烊，忽然一个面色阴郁的中年人闯了进来。

中年人默不作声，径直朝后堂走去。伙计忙伸手阻拦，两人起了争执。严可喜正在后堂查账，听见争吵声便走了出来。当他看清那中年人的面目时，不由大吃一惊。

“哎哟，是赵大人，哪阵风把您吹来了？快，快里面请！”严可喜满脸堆笑，作出一副又惊又喜的模样。

来人正是赵昆。他凑近严可喜，耳语道：“找间密室，我有话要说。”

走进密室后，赵昆单刀直入地问：“严可喜，你知罪么？！”

严可喜吃了一惊，反问道：“小人何罪之有？”

赵昆盯着严可喜，一字一顿地说：“为牟取暴利，你制毒又投毒，不仅戕害扬州乡绅，而且伤了皇上的龙体！”

“哪，哪有此事？”严可喜吓得面如土色，但仍故作镇定地说，“赵大人这是信口雌黄！”

赵昆冷笑道：“严掌柜，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

原来赵昆是太医院院使，专门负责皇帝朱厚照的医疗事宜。一年前朱厚照突然得了怪病，浑身奇痒遍体溃烂。由于朱厚照平日生活放浪，常到民间寻花问柳，起初他以为自己患上了花柳病。御医们也按花柳病为皇帝诊治，但毫无作用。朱厚照急了，责令赵昆另请名医。赵昆派人四处打探，获悉皇帝的怪病酷似扬州一带流

行的黑斑病，于是他亲自赴扬州，请来了严可喜。严可喜治愈皇帝的黑斑病后，御医出身的赵昆起了疑心。给朱厚照治病时，严可喜无意中问起病人是否出过远门，当时赵昆替皇帝撒了谎。事实上，发病的前一年朱厚照曾私下江南，到过扬州。思来想去，赵昆觉得事有蹊跷，决定赴扬州暗访。

到扬州后，赵昆发现黑斑病患者都是有钱人。为啥穷人不得这种病呢？赵昆越想越纳闷。会不会有人故意制造了黑斑病？若真是这样，那幕后的黑手肯定是严可喜，因为他可以从中大发横财。皇上到扬州时只去过状元楼，难道黑斑病跟状元楼有关？顺着这个思路，赵昆开始了秘密调查。状元楼是扬州最负盛名的大酒家，这儿的菜肴价格高得离谱，普通人不会去。赵昆又发现，黑斑病患者都曾去状元楼用过餐，严可喜的女婿又恰好是状元楼的厨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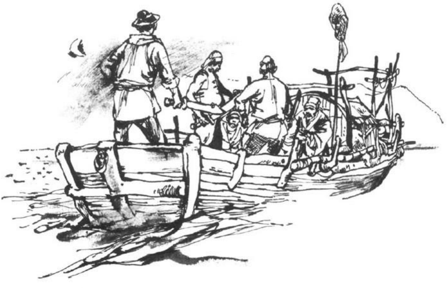
听完赵昆的讲述，严可喜吓得浑身乱颤，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滚落。

赵昆瞥了他一眼，冷冷地问："怎么，严掌柜还不肯从实招来？"

严可喜扑通一声跪到地上，磕着头说："我招，我全部都招！"

随后，严可喜供述了自己制毒、投毒的经过：

严可喜是个江湖郎中，几年前曾到过广西苗寨。在那儿，他意外发现了一种天然的蛊毒。这种蛊毒被人误食后要过一年才毒性发作，中毒者全身奇痒遍体溃烂。有位年近九旬的苗族老人会配制蛊毒的解药，严可喜千方百计找到他，向他学习解药的制作方法。然后，严可喜带着大量蛊毒回到了扬州。严可喜的女婿张顺在状元楼当厨师，他让张顺每天悄悄往菜肴里掺一点蛊毒……



等严可喜供述完毕，赵昆义正词严地说："姓严的，你犯了十恶不赦之罪，按《大明律》该诛灭九族！"



严可喜一把抱住赵昆的大腿，流着泪哀告道：“求赵大人饶命，求赵大人饶命！”

赵昆扶起严可喜，换了一副笑脸，压低声音说：“若严掌柜肯听我劝，我保你全家安然无恙。”

严可喜连连点头，感激涕零地说：“小的全凭大人做主！”

赵昆捻着胡须，对严可喜耳语道：“你先把蛊毒和百毒散的秘方交给我，然后远离扬州，把过去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从此便可高枕无忧。”

严可喜听明白了，赵昆这是要接手自己的一切，继续用蛊毒牟取暴利。事到如今，自己只好惟命是从。

见严可喜答应了，赵昆又补上一句：“请严掌柜三天内离开扬州，我送你五百两银子作盘缠。”

三天后，严可喜带领全家来到了福运门码头。码头边泊着一艘事先雇好的客船。

等严家老小都上了船，船老大命水手们扬帆起航。不一会儿，客船便离开了扬州城。

掌灯时分，女婿张顺走进岳父严可喜的舱中，愁眉苦脸地叹道：“唉，我们白忙了这么多年，到头来竟替那姓赵的作了嫁衣！”

严可喜微微一笑：“赵昆只是空欢喜一场，最终一切都会物归原主。”

张顺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岳父话里的意思。

严可喜凑到女婿耳边，悄声说：“我在百毒散的药方里做了手脚，偷偷加了一种罕见的毒草，等赵昆配药时，那毒草熬出来的香味会让他一命呜呼……”

张顺乐得眉开眼笑，想了想又问：“万一赵昆没有亲自配药，那可怎么办？”

严可喜胸有成竹地说：“为了独占百毒散的秘方，赵昆一定会亲自配药！”

这下张顺放心了，一个劲地恭维岳父高明。严可喜摇头晃脑，正在得意时，忽然前舱传来一片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张顺和严可喜面面相觑，不知出了啥事。

就在这当儿，舱门砰地一声被踢开了，船老大提着一把血淋淋的鬼头刀闯了进来，后面还跟着几个杀气腾腾的水手。

“你，你们想干啥？！”严可喜战战兢兢地问。

船老大把鬼头刀一扬，狞笑道：“送你们上西天！”

严可喜和张顺大惊失色，结结巴巴地问：“为，为什么？”

船老大撇了撇嘴：“赵昆买通了我们，要结果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据说这跟一桩机密有关……”

说到这儿，船老大举起了手中的鬼头刀……

(题图、插图：谢　颖)

好人？坏人？一个个模糊的面孔，一桩桩离奇的案件，一张书签让这一切更加扑朔迷离……

染血的书签

□黄 胜



1.借钱

万众开锁公司的开锁工刘小伟到锦绣苑小区去跟老乡豪哥借钱。

昨天一早，他接到老家妹妹打来的电话，说妈妈的心脏病又犯了，医生说这次必须做手术，可住院押金就要两万块钱。

刘小伟东挪西借，一共才凑了五千块钱，想来想去，他就想到了豪哥，在这个城市里，除了公司的几个同事，他唯一认识的就是老乡豪哥了。豪哥在锦绣苑小区当保安队长，平常花钱也挺大方的，他手里或许有钱。不过，找豪哥也不太好开口，因为刘小伟上次借豪哥的五千块钱还没还呢。

但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母亲等着钱救命呢。所以转天一早，刘小伟就厚着脸皮去找豪哥了。

锦绣苑小区是个高档小区，一色的双层别墅。刘小伟来到小区时，豪哥刚好在保安室里。他见到小伟，非常高兴："小伟，好久没见你了，怎么，又来给人开锁？"

刘小伟就是来锦绣苑开锁认识豪哥的。半年前，锦绣苑里的一个业主丢了钥匙，防盗门打不开了，不得已给开锁公司打了电话。刘小伟来到后，当着众人的面，只用了一分钟，就用一根细铁丝轻而易举打开了锁，令在场的几个保安佩服不已。豪哥听出刘小伟的口音，一问，果然是老乡，两

人的村子相距不到十里。自此，两人就交上了朋友。两个月前，刘小伟的妈妈心脏病第一次发作时，刘小伟找豪哥借钱。豪哥二话没说，拿给他五千块钱，说先拿去用着，以后有钱就还我，没钱你就当没这回事。刘小伟很感激，豪哥也不是有钱人，能说出这种话来，显然是把自己当成了兄弟。

当下，刘小伟吞吞吐吐把母亲要住院做手术的事情说了。豪哥没等听完，就明白了他的来意，二话没说，问：“小伟，需要多少钱？”

小伟难为情地说：“住院押金要两万，我现在只凑了五千。”

“要这么多呀？”豪哥眉头一皱，为难地说，“要是缺个三千两千，我还能帮帮忙，缺一万多我就……小伟，你别怪哥，我跟你一样，也是挣死工资的，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

刘小伟心中略感失望，不过，也在他预料之中。别看豪哥是保安队长，挺威风的，可一个月也就两千多块钱，他也要养家糊口，一万五可不是个小数目，是自己强人所难了。他忙说：“大哥，我怎么会怪你呢？上一次借你的钱还没还呢。你别为难，我另外去想办法吧。”

豪哥关心地问：“你还有什么办法？”

刘小伟苦笑着说：“天无绝人之路，大哥，你就别为我操心了，我回去了。”起身告辞，心事重重地往外走。他本来长得就瘦小，被心事一压，背影更显得单薄无助。

豪哥突然喊住他：“小伟，你先回来，还是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刘小伟一喜，问：“大哥，你有办法？”

“老弟，你妈的病拖不得，这样吧，等我和保安队几个弟兄商量一下，让他们都伸手帮一把，无论怎样，也得给你筹到钱。”

刘小伟心中万分感激：“大哥，你放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早早还大家的钱的。”

当下，豪哥让刘小伟先等一会儿，他出去筹钱。

一个小时后，豪哥回来将一个纸包交给刘小伟，说里面是一万五，弟兄们手头都没钱，我挪用了大伙的工资，先帮你把这一关过了再说。

刘小伟担心地问：“豪哥，挪用工资没事吧？”

豪哥慨然道：“只要早早补上就没事。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救人要紧。”

刘小伟感激涕零：“谢谢豪哥，我一定会想办法尽早还钱的。”

2. 入伙

刘小伟返回老家，送母亲住院做了手术。那两万块钱根本不够，他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又求亲告

友，才勉强渡过了难关。

两个月后，刘小伟回到省城，先去找豪哥，想跟他打个招呼，说借的钱不能一下子还上，只能按月慢慢还了。

豪哥一见他，如释重负，说："老弟，你总算回来了。"

刘小伟忙问："有事？"

豪哥抱歉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我挪用大伙工资的事情上头知道了，这几天逼着我还钱呢，再不还的话，我这饭碗恐怕保不住了。"

刘小伟一呆，期期艾艾地说："大哥，我……我妈做手术花了五万多……你能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



豪哥一脸难色："我也实在是没办法了。我的钱你还不还无所谓，可这是公款啊，还不上的话，说不定我还要吃官司。"

当然不能让恩人吃官司，刘小伟想了想，一咬牙道："大哥，要不，我去借高利贷，先把窟窿堵上再说。"

豪哥连连摇手，说："借高利贷绝对不行，靠你那点死工资，根本还不上，高利贷的利滚利能把你压死。"

刘小伟眼泪都要急出来了："大哥，我该咋办啊？"

豪哥长叹一声，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活在这个世上，没钱的日子难过啊。"他伸手指着窗外的别墅群，"你看看人家，住的是好房，开的是好车，日子过得潇潇洒洒，可咱们呢，区区一万块钱就快把咱们逼死了。这世界太不公平了！"

他转过头，眼睛盯着小伟，"老弟，我有个主意，只要你同意跟着我干，你不但能很快还上欠款，咱们也可以过上有钱人的日子。"

刘小伟将信将疑："豪哥，你说的是真的？咱们干什么？"

豪哥眨眨眼，压低声音，说："你有一手开锁的好手艺，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

刘小伟一愣，不解地问："哥，你的意思是？"

豪哥又指了指小区里的别墅，

说："小伟，这里面住的都是有钱人，对你来说，每一家都不设防，你轻轻松松就可以进去……"

刘小伟一听，连连摇头："豪哥，犯法的事我不能干，被人抓住这辈子就毁了。"

豪哥微微一笑："没人抓你，我是这里的保安，我不抓你，谁会抓你？"

刘小伟坚决地说："不行，绝对不行，豪哥，我跟我师父学开锁手艺的时候，发过毒誓，如果用这手艺做违法的事情，就不得好死。"

豪哥看着刘小伟，脸渐渐沉了下来，冷冷地说："既然你这么坚决，我也不勉强你。小伟，主意我给你出了，愿不愿意做是你的自由。可我也不能等着去坐牢啊，你别怪我不讲情面，两天内你必须把钱还给我！"

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刘小伟只好说："行，豪哥，我回去想想办法。"

豪哥拍拍他的肩膀："小伟，富贵险中求，你回去好好想一下，我等你的消息。"

刘小伟失魂落魄地走出锦绣苑小区，他没有回开锁公司，而是来到人工湖旁，坐在湖边的石凳上，呆呆地看着水面，心中如窝着一团乱麻。

不偷不抢，两天时间内，到哪里去弄一万五千块呢？

刘小伟家穷，父亲早逝，母亲多病，这些年家里本来就债台高筑，一切只能靠刘小伟自己。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借高利贷，可是，豪哥说的不假，借了高利贷，自己就甭想再翻过身来了，那帮人心狠手辣，到时候要是还不上钱，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刘小伟想来想去，自己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站起来走到湖边，跳下去，一了百了；再一条就是听豪哥的，跟他合作，这同样是一条绝路。可如果自己只做一次呢？把债还上就金盆洗手，神不知鬼不觉，也许，不会有事的。

刘小伟在湖边坐了一下午，终于下了决心。他拿出电话，拨通了豪哥的手机："豪哥，我听你的，不过，我只做一次。"

豪哥高兴地说："没问题，我也不想常做，咱们这是被逼上梁山，实在没办法啊。"

刘小伟问："什么时候做？"

豪哥说："先不着急，你等我的电话就行了。"

刘小伟心说，你怎么又不着急了？就问："可是，那一万五不是等着要还吗？"

豪哥哈哈一笑，说："只要你肯入伙，我就可以大胆地到其他地方借钱顶上，老弟，跟着哥，你就等着发财吧。哈哈。"

3. 夜盗

一个星期后，刘小伟接到豪哥的

电话，让他今晚十点，准时到达锦绣苑小区。

当晚，刘小伟忐忑不安地溜进锦绣苑小区，与豪哥会合后，却发现豪哥身边还有其他三个保安。豪哥得意地说："小区的所有保安都在这里了，你就大显身手吧，大家一起发财。"

刘小伟心里打了退堂鼓，看这些人的样子，个个显得很轻松，好像都是老手，绝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自己要是加入进去，这么多人了解自己的底细，以后脱身就难了。他把豪哥拉到一旁，低声说："豪哥，我不想做了，我以为就咱们两个人，谁知……"

豪哥拍拍他的肩膀："放心吧，这几个都是好兄弟，绝对信得过。人多好办事，你只管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刘小伟还想再说，豪哥面色一板，说："小伟，这几位可都是你的债主，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不管今晚收获如何，你欠的钱全部一笔勾销。"

刘小伟别无选择了，只好说："那好吧。豪哥，我先声明，我只做今晚这一次，绝对不做第二次。"

豪哥一笑："咱们一言为定。"

接下来，豪哥进行了布置：目标是18号别墅，一人负责在小区门口值班，一人负责在18号别墅外巡逻望风，豪哥、刘小伟和另一个叫大赵的保安一起进别墅动手。

十二点整，豪哥让刘小伟穿上一套保安制服，佯装巡逻，避开各处监控，来到了18号别墅门前。

别墅内黑黢黢的，一片寂静。刘小伟紧张得浑身发抖，颤声问："里面真的没人？"豪哥低声说："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今晚主人不会回来，你放心大胆地动手，动作快点，不要紧张。"

刘小伟定了定神，拿出开锁工具，伸进锁眼鼓捣了几下，"啪嗒"一声轻响，门开了。

刘小伟以为自己任务完成，说："豪哥，门已经开了。我就不进去了。"转身欲走。

豪哥却拉住他，"你的大活儿还在后面呢，快进去。"伸手一推，就将刘小伟推进了门。

外面路灯的灯光透过窗户，不用开灯，屋内的摆设就可以看个大概，装修极其豪华。豪哥已提前探过路，对别墅内的布置相当熟悉，他说："这是客厅，咱们上楼。"拉着刘小伟，上了二楼，径直走进了一间卧室。

进屋后，豪哥直奔窗前，放下窗帘，然后才打开手电，走到衣柜前，拉开门，将衣服扒拉到一旁。衣柜内的墙壁上，竟然有一扇小门。他对刘小伟说："把锁打开。"

刘小伟惊奇不已："豪哥，你怎么知道这儿有道暗门？"

豪哥得意地一笑："当初装修这

栋别墅的人告诉我的。嘿嘿，不瞒你说，这个小区内起码一半的别墅我都了如指掌。”显然，豪哥是早有预谋。

刘小伟轻松地将暗门上的锁打开，拉开门一看，里面赫然是一个保险柜，周边用水泥浇铸，镶嵌在墙内。看来房主煞费苦心，除非拆了房子，不然的话甭想搬走保险柜。

看来，豪哥口里的大活儿，就是这个保险柜了。

这个保险柜是进口货，刘小伟费了半天，才成功打开锁。疲劳加上紧张，刘小伟几近虚脱。

等得心焦的豪哥见锁已打开，一把推开刘小伟，拉开柜门，嘴里突然发出一声欢呼。刘小伟好奇地探看了一眼，顿时惊愕得张大嘴巴：保险柜分两层，上面一层是一捆捆的钞票，下面一层是亮灿灿的珠宝首饰，还有几张银行卡，一摞证件。

豪哥拿过一个提包，将钞票、首饰全部扫入包内后，拿起一张银行卡看了看，却又放下了。大赵忙问：“豪哥，银行卡你怎么不要？”

豪哥说：“银行卡有密码，要了也没用。咱们不能太贪，他要是见啥都没剩下，说不定就要去报案，那就麻烦了。”

刘小伟听了奇怪，忍不住问：“豪哥，难道这人不会报案？”

豪哥得意地一笑，胸有成竹地道：“以我的经验，咱们只要不斩尽杀绝，这人就不会报案。”

“为什么？”

“因为这栋别墅的主人是个当官的，你说，他家里怎么有这么多现金？”

刘小伟明白了几分：“你是说这些钱来路不正？”

“那是肯定的。你说，他会报案吗？所以他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吃个哑巴亏，装作啥事没有发生。嘿嘿，说不定他还会烧香拜佛保佑咱们一辈子平平安安，免得出事把他牵连出来。”

豪哥边说，边拿起那摞证件，翻看了一下。里面有四本房产证，几张存单，还有一个硬皮本。豪哥好奇地



打开硬皮本，刚一打开，就从里面掉出一样东西，飘落到地上。大赵以为是什么宝贝，忙拾起来，却是一张书签，随手又扔了。

刘小伟在旁边也扫了一眼书签，心中猛地一动，忙弯腰捡起书签，举到手电光前仔细看，只见这张书签是用枫叶压膜塑封而成，枫叶上还有字，正面写的是“快乐”，背面是“永相伴”。刹那间，刘小伟脸色大变。

这时候，豪哥已看了本子里的内容，突然双目放光，兴奋地喊道：“哈哈……伙计们，咱们这次要发大财了！”

大赵惊喜地问：“里面有什么？”

豪哥把本子摊开：“这家伙把谁给他送钱都记在里面，日期、姓名、金额，甚至地点都写得明明白白。你们看这张，”他读道，“六月五号，昨晚在盛世酒店跟黄大发一起吃饭，饭后洗浴一条龙，临走，黄在我口袋里放了一张卡，今早让阿芳去取款机查了一下，里面是十万。这小子就得敲打，不敲打他不知道出血。”又翻了一页，读道，“七月二号，今天开了一天会，腰酸背疼，去云都按摩，刘爱玲赶到埋单，并送了五万，意思是想把工作动一动，明天开会办一下这事。”

大赵有些失望：“是日记啊，记这些破事有个屁用，怎么发财？”

豪哥瞪了他一眼：“你小子真是笨！这就是他受贿的证据，要是咱们公开出去，这小子就死定了。”

刘小伟神情紧张地问：“豪哥，你要交出去吗？”

豪哥嘿嘿一笑：“你以为我傻呀？只要这本子在咱们手里，咱们就拿住了这家伙的七寸，这辈子就吃定他了。”他吩咐大赵，“你快把银行卡和存折都拿了，然后让小伟把保险柜原样锁好。”

大赵说：“咱们没密码呀。”

豪哥扬了扬本子，“有这东西，你还怕他不告诉咱们密码吗？”

4.书签

清晨五点，刘小伟怀里揣着三万块钱，离开了了锦绣苑小区。

一路之上，他禁不住心惊肉跳，后怕不已，不像是怀揣巨款，倒像是揣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

刚才，在保安室，他们一起清点战果。现金一共是二十二万，豪哥拿了三万块钱给小伟，说这是你的。

刘小伟不要，说：“我参加只是为了还你们的钱，其余一分不要。”

豪哥硬把钱塞到他手里：“你跟钱有仇啊？以后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有肉一起吃，有钱一起赚。赶快拿着！”

刘小伟只得收了。

豪哥把剩下的钱分给几个保安后，将银行卡、日记本重新装进包里，

说："这些东西先放到我家里，等风声过去咱们再进行下一步行动，嘿嘿，有了这本日记，咱们是老鼠扛木锨，大头在后边，发财的日子在后边呢。另外，这几天大家低调点，有钱了也不许乱花，别让人看出异常来。"

保安们个个眉开眼笑，齐声答应。

刘小伟一路狂奔，回到住处后，就一头栽到床上，用被蒙住头，大口呼吸。过了很久，一颗心才渐渐平静下来，他的身上，已是大汗淋漓。

平静了一会儿，刘小伟起身从床下找出一个旧鞋盒，将三万块钱放进去，盖好，重新放回了床底，他打定主意，这颗炸弹，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碰。

接下来，他打着肥皂洗干净了手，在床沿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书签。

这张书签，正是从那个日记本中掉出来的那张枫叶书签。当时，他趁豪哥不注意，偷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因为他认出来，这张书签，是自己当年去北京送师傅，爬香山时做的。

三年前，刘小伟在省城的一家五金厂的锁具车间打工。车间里有位从北京请来的老师傅，姓梁，生了一场重病，因为他孤身一人，厂里就安排刘小伟照顾他。两人朝夕相处，逐渐产生感情，梁师傅将一身开锁技术倾囊相授给刘小伟，并让刘小伟发下毒誓，绝不可以用这技术干违法的勾当。

后来，梁师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刘小伟把他送回北京。其间，刘小伟去爬香山，看到有用枫叶加工书签的小摊，就选了一张枫叶，为妹妹做了一个书签。因为妹妹爱笑，他就在枫叶正面写上"快乐"，反面写上"永相伴"。

他怎么都没想到，这张书签，竟然在他作案的现场出现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书签怎么会出现在那人的保险柜里呢？

刘小伟反反复复看着书签，绝对



没错，枫叶上的字迹肯定就是自己的，当时写字时因为用力过大，在写“永”字的第一笔时，笔尖把枫叶都戳透了。手里的这张书签上，那个位置清清楚楚也有一个针眼大的洞。

刘小伟想不明白，就抓起手机，打到老家妹妹的学校，请老师喊妹妹接电话。

片刻后，妹妹接了电话，气喘吁吁地问：“哥，有事吗？”

刘小伟先问了妈妈身体的情况，然后问：“小妹，前年我送给你的那张书签还在吗？”

妹妹说：“哥，我把书签寄给那位资助我读书的叔叔了，他是我的贵人，我没什么礼物送他，上学期就把书签寄给他了，我希望他能永远快快乐乐。”

刘小伟脑子里“轰”的一声，哑了半晌，问：“那个叔叔姓什么？”

妹妹说：“姓王，哥，王叔叔前些日子给我寄钱时，还写信说了，让我好好学习，他会一直资助我读完大学呢……”

妹妹后面说什么，刘小伟一句都没记住。

他的脑子里乱成一团麻：没错，别墅的主人好像叫王建国。万万没想到，自己违背誓言伸出贼手，竟然偷到了恩人的家里。王叔叔是自己家的大恩人，妹妹从上初中起，就开始接受他的慷慨资助，到如今已经六年了……可是，王叔叔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是贪官呢？会不会搞错了？可是……那本日记里写得清清楚楚啊。

一时间，刘小伟内疚、自责、后悔，忍不住埋怨：王叔叔啊，你收钱就收钱，记下来干什么呀？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埋了一颗地雷吗？

此时，他心里已经很清楚，豪哥以前对自己那么好，不过是看上了自己开锁的手艺，后来他明知自己还不了钱，还慷慨地借钱给自己，那是为自己下了一个套，让自己一步步受制于他，最后不得不上了贼船。

他想：以豪哥的心机，有了这本日记，绝对不可能轻易罢休的，猎物已经入笼，只能任他尽情戏耍了。王叔叔若顺了豪哥，被他敲诈勒索，那肯定会没完没了，不得解脱；若不顺他，他把日记一公开，王叔叔肯定会身败名裂，锒铛入狱。无论顺与不顺，结局都会非常悲惨。

刘小伟看着书签，喃喃地道：“王叔叔，你一定要平平安安，我妹妹快要考大学了，你是她全部的希望啊！”

5.归还

一切都在豪哥的预料之中，失主并没有报案。

这些天，豪哥在保安室里，每天都密切注意着18号别墅的动静。头两

天，那位大腹便便的王建国还神色自如、气宇轩昂地出入，但第三天晚上，18号别墅的灯亮了一夜，次日早上，王建国经过保安室的时候，突然脸色灰白，眼圈青黑，虽然强作镇静，但满脸隐藏不住的惶恐和焦虑。显然，他已经发现失窃了。

这一天，豪哥心里七上八下，时刻担心警车会突然开进小区。但一天下来，平安无事。豪哥的心就放下了。

当天晚上，王建国一个人却突然来到保安室。豪哥暗自警惕，热情地问："有事吗？"

王建国把两条香烟放到桌子上，脸上带笑，说："不好意思啊，保安同志，我想麻烦你件事。"

豪哥看看香烟，问："什么事？"

"是这样，我能不能看一下前几天的监控录像？小伙子，这两条烟你分给大家抽抽，你们很辛苦的。"

豪哥说："谢谢啊，看监控？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王建国笑了笑，"一点小事，我家里丢了点东西。"

"这可不是小事。"豪哥表情顿时严重起来，连声问，"请问丢了什么？贵不贵重？报案了吗？要不要报案？"

王建国慌忙摆摆手："没那么严重，我家里也没啥值钱的，只丢了两件小玩意儿，不值得报案。我就是想看一下，是不是有陌生人进了我家，亡羊补牢嘛。"

豪哥长吁一口气，庆幸地说："不严重就好，不然的话，业主家失窃，我们保安也有责任啊。"

随后，豪哥陪同他去监控室查看录像，当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因为豪哥早已经反复检查了录像，做了手脚，确保不会出现任何纰漏。

接下来的几天，王业主出入小区大门的时候，依然是心事重重，神色憔悴，似惶惶不可终日。但一周之后，王业主渐渐恢复了常态，走起路来又四平八稳了。

豪哥看在眼里，心中暗喜：看来，对方已经自认倒霉了，而这些天也没人拿那本日记来勒索他，或许他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平安无事了。嘿嘿，时机已经成熟，现在该进行下一步行动了。

这天下班后，豪哥喊上大赵，一起到自己家去取偷来的日记本和银行卡，准备开始实施敲诈。

不料，当豪哥打开抽屉上的锁，拉开抽屉，双眼立刻瞪圆了：抽屉里面空空如也，银行卡和日记本都不见了！

大赵瞅了一眼抽屉，目光也直了："大哥，卡在哪儿？"

豪哥呆愣片刻，慌忙打电话找老婆，问她动没动过自己抽屉里的东西，老婆说你的抽屉不是锁着吗？我又没钥匙。豪哥气急败坏地怒声道：

“我是问你动没动，里面的东西很重要。”老婆干脆地说：“没动。”

豪哥关了电话，对大赵说：“不是我老婆干的，她不敢对我说谎。”

大赵看着豪哥，眼里渐渐露出怀疑的神色：“大哥，这事可就奇怪了，不会是你为了独吞……”

豪哥将眼一瞪，骂道：“你他妈的闭嘴，我是那种人吗？”

“那可难说。”大赵不服气地说，“不然的话，这抽屉有锁，你家防盗门有锁，楼下公用防盗门也有锁，锁都没被人撬过吧？要是没有钥匙，谁能把东西拿走啊？难道是自己长了翅膀飞走了？”

大赵的话提醒了豪哥，他心中猛一动，失声道：“是他，一定是他！一定是刘小伟这小王八蛋干的！”

大赵也跳起来：“没错，这几把锁根本挡不住他，一定是他想独吞啊！豪哥，我们怎么办？”

豪哥阴鸷地一笑，不像刚才那么着急了：“嘿嘿，知道是他拿走了就好办了，这小子跑不了，跑了我也能找到他的老窝去。哼，怪不得给他钱他不要呢，他是想独吞呢！走，咱们这就找他去。”

两人下楼，直奔万众开锁公司，到了后，刘小伟却不在，老板说我也正急着找他呢，这小子四五天不见影子了，打电话也关机。

两人立刻掉头出门，一路飞奔，杀到刘小伟的住处。大赵敲了敲门，里面没人应声，他一扭门把手，门竟然开了，里面却是一片狼藉，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大赵沮丧地道：“这小子肯定收拾东西跑路了！”

豪哥恶狠狠地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追到他老家去！”他让大赵继续在省城寻找，自己回家取了个提包，直奔火车站，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拿走银行卡和日记本的正是刘小伟。

他拿到本子后，怕豪哥发觉，立刻打电话给王建国，说东西在自己手里，怎样还给你？

其时，正是王建国发现失窃，寝食难安之时，他意外接到刘小伟的电话，又喜又怕，他喜的是日记本和银行卡有了下落，怕的是刘小伟有更大阴谋，于是就问：“你有什么条件？”

刘小伟说：“我没有条件，只是想把你的东西还给你。”

王建国哪里肯信啊？对方好不容易把东西偷走，现在平白无故还给自己，肯定另有阴谋。即便对方真的还给自己，自己在明，对方在暗，若对方留下日记的副本之类，自己这辈子就永无宁日，后患无穷。因此，当刘小伟询问他如何归还时，他打定主意，一定要见刘小伟一面，知道对手是谁，

然后再想对策。

于是，他推说送到家里不方便，快递邮寄的话也可能出意外，约刘小伟到人少的地方见一面，自己当面取回，顺便也好表示谢意。

刘小伟同意，说那就到东郊河边吧，那里人少，我在那儿等你。

当晚，王建国驱车赶到东郊河边，先远远观察，见河边只有刘小伟一人。王建国见他相貌稚嫩，像是个孩子，暗自松了一口气，在确定附近并没有其同伙后，这才将车停在刘小伟面前，打开车窗，问："是你约我的？"

刘小伟见过他相片，确认后，就把手里的一个塑料袋递进车窗，说："叔叔，您的东西都在里面，您看少没少。"

王建国打开袋子，见日记本、银行卡都在，心中狂喜。不过，他仍不敢相信对方如此轻易就把东西还给自己，忍不住问："你……真的没有其他条件？"

刘小伟摇摇头："没有。"

王建国："那我真走了啊？"

刘小伟挥挥手，说："走吧。"

王建国驱车就走，走出十几米，却越想越担心：自己这一走，恐怕后半辈子就别想安宁了。一念至此，他立即停下车，挂倒挡返回到刘小伟身边，问："小伙子，你到底为什么要还给我？"

刘小伟说："因为叔叔您是个好人，是我家的恩人，我不想您出什么事。"

"恩人？"王建国觉得莫名其妙，诧异地问，"你认识我？"

刘小伟伸手从兜里掏出那张书签，晃了晃，笑着说："叔叔，你看，这张书签就是我做的。"

王建国脸色立变，心说这张书签是我放在日记本里的，这孩子为什么要说是他做的？一时间魂不守舍，随口说："是吗？是你做的？"

刘小伟点头："所以，我希望叔叔您一辈子都平平安安。叔叔，您快回去吧，我也要走了。再见。"他冲王建国挥挥手，迈步离开。

王建国开车徐徐跟着他，问："你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吧。"

刘小伟摆摆手，说不用，大步走着。



看着他单薄的背影，王建国转头看看四周，空无一人，顿时就下了决心：此人知道自己的底细，留着肯定是个大麻烦，只有除掉，才能一劳永逸，永绝后患。杀心一起，他不再犹豫，脚下一踩油门，汽车便冲着刘小伟蹿了过去……

6.代价

回老家的豪哥刚刚走到半途，突然接到大赵的电话，说刘小伟找到了！

豪哥立马在下一站下车，掉头返回。

不料，回到省城，刚走出出站口，他就被两个人拦住，对方出示证件说是警察，请他去派出所协助调查。

豪哥以为事发，魂飞魄散，他强作镇定，问出了什么事。对方问你认识刘小伟吗？

豪哥不敢否认，说是我老乡，但不是很熟。警察说那就对了，我们发现了刘小伟的尸体，有些情况需要找你了解一下。

豪哥惊讶："什么？刘小伟死了？"随即心中一喜，既然刘小伟已死，肯定不会供出自己，而姓王的又绝不会报案，自己大可无忧。

到了公安局，警察问他跟刘小伟是何关系，听刘小伟的老板说，你这几天在找刘小伟，为什么？

豪哥早已找好应对之策，说："我是找刘小伟要债，两个月前我好心好意把保安们的工资借给他应急，谁想他赖着不还。"

两个警察交换一下眼神，一个警察又问："那你去他家翻找什么东西？"

豪哥料想警察已经掌握自己去刘小伟住处的线索，连呼冤枉，说我们到他家时他家里已经被人翻过了，可能他还欠了别人的钱，是别的债主去翻的。

警察紧盯着他的眼睛，半晌没说话，而后突然问道："你好像是在寻找银行卡吧？"

豪哥强压心中慌乱，矢口否认："什么银行卡？没有的事。"

警察微微一笑："是吗？可是你手下一个叫大赵的保安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刘小伟到你家偷了你的银行卡，难道没有这回事？"

原来警察已经控制了大赵，怪不得在电话里他不告诉自己刘小伟已死的事情，豪哥心中大骂大赵笨蛋，心念急转，一拍脑袋："哦，我想起来了，是有这回事，刘小伟偷拿了我一张卡，不过卡里也没多少钱，所以我把这事早给忘了。"

他无辜地问："警察同志，我真的跟刘小伟的死无关，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警察考虑一下，说告诉你也无



妨。

原来，刘小伟的老板这几天联系不上刘小伟，怕出事，就报了警。刚好前天有人在郊区一处下水道内发现一具无名男尸，已死多日，警方把老板叫去辨认，正是刘小伟。

经法医鉴定，刘小伟是被汽车撞死的，他手里紧握着一张沾了血的书签，此外别无线索。刚开始，警方判断是肇事司机毁尸灭迹，将车祸受害人丢弃在下水道内。但刘小伟老板说刘小伟失踪前精神恍惚，前些日子还四处借钱，警方联想到死者从事的开锁的特殊职业，就觉得事有蹊跷。随后，警察赶到刘小伟租住处，发现被人闯入翻找过，认为里面定有隐情，遂立案调查。因豪哥和大赵正在到处寻找刘小伟，遂被纳入警方视线。

豪哥得知刘小伟已死多日，大呼冤枉：“警察同志，如果是我干的，怎么还会到处找他呢？前几日我都在小区值班，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不信你们去调查。”

警察说：“我们已经了解过了，肯定不会冤枉你的。”随后，警察瞅了一眼豪哥放在旁边的提包，问，“你不介意我们检查一下你包里的东西吧？”

豪哥身子不由一颤，额上冷汗冒出，强笑道：“我包里没有什么，就是……”他说不下去了，因为一个警察已经拿起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了两捆万元大钞、一颗钻戒、两根金项链，一一摆放在桌面上。

警察冷冷地问：“看不出来，你还是大款呢！”他拿起那枚戒指，问道，“这颗钻戒少说也值两三万吧？你只是个普通保安，能解释一下这些东西的来源吗？”

豪哥脸色“刷”地白了：“我……这都是我买的，是想带回家交给我父母的。”后一句倒是实话，他这次回老家找刘小伟，临走特意从那堆首饰里挑了几件，想回去顺便献一下孝心，不料此行还没到家就又返了回来，刚下火车，就被警察带来了。

警察目光如刀，一拍桌子：“你别狡辩了！即便你不承认，你的同伙也会承认的。据我们了解，你们锦绣苑



的这几个保安平常花钱大手大脚，明显超出收入水平，而且小区内业主早有反映，说家中时常丢失贵重物品，是不是你们监守自盗？”

豪哥脸上冷汗涔涔而下：“没有，绝对没有，我发誓。”

警察冷冷一笑，指了指桌子上的钱物，道：“那你说说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得来的？买的？那么是从哪里买的？发票在哪里？”

豪哥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双腿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警察步步紧逼：“刘小伟是跟你们一伙的吧？我看一定是你们分赃不均，起了内讧，然后，你就杀了他，对不对？”

“冤枉，我真的没有杀他！”刹那间，豪哥心中的防线土崩瓦解，盗窃跟杀人相比，孰轻孰重他心里自然清楚，眼见赃物摆在桌子上，盗窃之事难以隐瞒，于是，他只得将盗窃经过以及被刘小伟偷走日记之事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

警察听完，又惊又喜，没想到盗窃案又牵连出了腐败大案。

接下来，警方根据豪哥的交代，很快将失窃却未报案的王建国控制，并在其轿车的底盘下，发现了未洗掉的几滴血迹。经检测，正是刘小伟的血。

随后，警察又在王建国的别墅内，搜出了那几张银行卡，但是，本子却已经被其销毁。

王建国见大势已去，只得如实供出撞死刘小伟的经过，并交代在撞死刘小伟后，他又找到刘小伟的住处，进去翻找一番，以免留下副本等证据，却一无所获。

警察忍不住问：“他都已经把日记还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撞死他？”

王建国说：“我跟他并不认识，他却口口声声称我是他的恩人，显然是在编故事耍花招，另外，他还拿出一张书签威胁我，说什么书签是他做的。那张书签是我插在日记本里的，他这是在提醒我，说他知道我做的事，所以我就……”

警察拿出一张带血的书签，问：“是这张吗？”

王建国肯定地说：“是，就是这张。”

警察问：“他说是他做的？那你这张书签是怎么来的？”

王建国想了半天，终于回想起来，说：“这张书签是我从王兆伟那里要来的。”

“王兆伟是谁？”

“他是我的一个同事，我在他桌子上看到这张书签，觉得挺好看的，就拿了来。你说，怎么可能是他做的呢？”

（题图、插图：杨宏富）



乱坟岗的那片树林

■许尚明

来富夫妇住在蟒蛇河的拐弯处，他们勤劳憨厚，苦干两个冬春，把一片荒滩废塘整治成方方正正的良田，后来，村里在土地发包时，这片土地就成了他们家的承包地。

有一年，一个老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要建一个垂钓休闲中心。来富夫妇经不住村干部软硬兼施的一哄二唬，让出了这块承包地。而作为补偿，村里给他们三间破旧的仓库房，还有村后一片无人耕种的乱坟岗。以前这块坟地谁也不敢承包，所以，乱坟岗里坑坑洼洼，到处是碎砖、朽木、杂树、野草。人们听说村里拿乱坟岗置换来富原来的承包地，许多人指着村干部的鼻子大骂，说他们柿子专拣软的捏，不该欺负来富这样的老实人。

来富夫妇倒是好说话，默默地认了。他们整整干了三个冬夏，挖坏了十多把铁锹，压断了七八根扁担，拆换了二十多个胶皮车胎，终于填平了大大小小的坟坑。后来，他们又拿出了全部积蓄，买来杨树苗，十多亩乱坟岗变成了郁郁葱葱的一片树林，五年后树干就有小盆粗。新上任的村支书给他们送来了烫着金字的《林权证书》，还发给他们一笔奖金。这时人们才大彻大悟：老实人归根到底不会吃亏呀！

秋去冬来，这天晚上，妻子对来富说："孩子渐渐大了，咱们家也该建新房子了。"来富点头赞同，但又说："建房要钱，咱哪来那么多钱呀？"妻子似乎早有打算，说："那些意杨树都成材了，现在价格也不低，可以砍掉一批出售，再栽上小树苗。"来富觉得有道理。于是夫妇俩说干就干，他们



请来几个亲友帮忙，将一百多棵第一批栽植的意杨树砍倒，然后找到集镇上的几个木材贩子，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以满意的价格成交。

两天后，木材贩子开来几辆卡车，正要把树木装上车，却见几辆轿车呼啸而来。为首的大个子一下车就问来富："你们砍伐树木有批文吗？"来富一脸的疑惑："什么批文啊？我自己栽的树呀。"大个子让来富在一张纸上按了手印，然后宣布："你们未经批准，擅自砍伐大批树木，触犯了法律，决定给予罚款五万元处罚。"来富一听跳了起来，脸涨得通通红，他大声喊道："这乱坟岗是我自己平整，



树苗是我自己掏钱购买、栽植，大树是我自己动手砍伐的，凭什么说我违法？"他越说越激动，突然，他抡起铁锹就向停在场边的轿车砸去。一行人慌乱中开车而去，后来就没了下文。来富心里的一块石头渐渐落了地。

一个月后，来富被拘留了。消息惊动了全村，乡亲们一个个义愤填膺，要到城里为来富伸冤。三台手扶拖拉机装满了人，正要启动，村支书和几个穿着制服的人来到了现场。那个穿着制服的大个子亮着嗓子大声说道："乡亲们，听我说几句。"大个子拿出一本《森林法》小册子，宣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然后缓缓说道，"大伙的心情我能理解，来富的辛苦我们更理解，但是，国家的法律规定，除了居民的自留地、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外，其他树木的砍伐都必须事先申请，取得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的许可证，然后才能砍伐。"

"哦？我们自己栽植的树木也要经批准才能砍伐？"大伙一片惊讶。

"是的。来富违法砍伐树木数量较大，价值万元以上，按照森林法规定，砍伐树木在两立方米以上的，要按砍伐树木价值的五倍予以处罚，还要按照被砍伐树木数量的五倍补栽树苗。来福没有在规定时间缴纳罚款，而且砸坏执法车辆，所以才被拘留了。乡亲们啊，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无论什么人触犯了法律都要受到处



赫布·凯莱特是美国专栏作家，本故事改编自其作品《手包罗曼史》。



上帝的杰作

■赫布·凯莱特
王致诚　编译

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大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一个叫卡尔的年轻人正急匆匆往家里赶，好躲过接下来的一场大雨。突然，他发现，自家门口不远处躺着个手包。卡尔三步并两步走上前去，把手包捡了起来。

进了家门，卡尔打量了下那只手

罚。”

村支书接过话头，说：“对于《森林法》我们过去宣传不够，我向大家作检讨。现在，大伙要帮助来富把罚款筹全，并要帮助他们夫妇把规定的树苗补栽上，这才是对来富的真正关心和帮助。”

“好，我们筹钱，我们帮助栽树！”人们纷纷回家取钱。

律师点评：

根据《森林法》有关规定，林权证犹如土地使用证、房产证一样，是权利所有人享受权利的法律依据，是国家法律给予权利人应该享有的法律保护。但基于“林木”特定性质，国家为了防止生态环境破坏和采伐比例失调，对于合法拥有森林、林木的权利人，仍需通过申请许可形式严格控制采伐量。由此分析，故事中来富行为确是触犯了法律。当然，考虑到来富主观恶意较小等种种因素，在处罚上可以酌情适当从轻。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包。这是一只镶着鲜红花边的棕色手包，看上去挺普通。卡尔觉得打开别人的包不好，但他又想寻找失主的信息，迫不得已下，他还是打开了包。可挺遗憾，除了三美元零钱外，包里就剩一封皱巴巴的信，而且看上去有好些年头了。

卡尔心想，现在找到失主的唯一希望，就靠这封信了。于是，他开始仔细端详起来，看着看着，不由惊了一下——信封上的邮戳是1940年的！这竟是一封六十年前的信！再看看，信封上除了能辨认出寄信人的地址，啥也看不出了。

于是，卡尔决定冒昧地打开信封。只见里头是一张浅蓝色信笺，上面的笔迹纤柔隽永，显然出自一位女性之手。他再往下看，天哪，原来这是封绝交信！写信的是一个叫安吉丽娜的姑娘，她在信里告诉自己的男朋友劳伦斯，因为母亲不允许两个人继续来往，自己只好跟他分手了。尽管如此，安吉丽娜还是表白道："我仍然会永远爱你的！"



原来这封信背后，还有这么个忧伤的故事。可目前除了一个寄信人地址，和两位主角的名字之外，卡尔仍是两眼一抹黑。想来想去，他决定从地址入手，通过电话局先找出寄信人来。他想，自己起码要和寄信人通上两句话。

运气不错，电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卡尔，有一位女士愿意和他通话。可当电话接通了后，电话那头的女士却并不是安吉丽娜。女士说："这房子是我三十年前从一户人家那里买下的，那家人的女儿好像是叫安吉丽娜。"

正当卡尔觉得被泼了盆冷水时，那女士似乎又想起了点什么，赶忙说："后来我听说安吉丽娜把她妈妈送进一个叫'绿荫'的养老院去了，你可以去查查看。"

卡尔喜出望外，赶紧找到了绿荫养老院把电话拨了过去，更让他兴奋的是，虽然安吉丽娜的母亲已经去世，可安吉丽娜本人现在竟然就住在这养老院里！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



村啊！

于是，卡尔迫不及待地赶去了绿荫养老院。等到了那儿，已经是晚上了。门卫和夜班护士听说了卡尔的来意，破例同意了他的请求，护士还微笑着告诉卡尔："安吉丽娜女士正在娱乐室看电视呢，请跟着我来吧。"

卡尔跟着护士上了三楼，拐进了娱乐室，终于，他看到了安吉丽娜！老太太看上去那么温柔和蔼，满头银发像蚕丝一样光滑，笑容像天使一样慈祥。当听说了手包的事情后，安吉丽娜的双眼顿时闪出了光芒。接过信的时候，她的脸上竟露出了少女般羞涩的笑容。

少顷，安吉丽娜才长舒一口气，说道："年轻人，这确实是我写给初恋男友的最后一封信。"说完，她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他叫劳伦斯·麦克唐纳。当时我只有十六岁，我母亲觉得我太小了……接下来，听说他参军去了，我们彻底失去了联系……不过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模样，那么英俊、那么温文尔雅……"说到这儿，安吉丽娜露出了激动又忧伤的神情，"如果你能找到他，请告诉他，我仍然爱他。"这时，她噙着泪说，"我一直都没有结婚，因为我觉得，世上没人比得上劳伦斯了……"

然而，线索到这里也就断了。卡尔没有办法，他安慰了老人后带着遗憾起身告辞。来到大楼门口的时候，先前的门卫热心地问卡尔："怎么样，那位老太太能帮得上您吗？"卡尔自我安慰般地回答："至少，现在知道失主姓什么了。不过，我还是暂时把这事儿搁在一边吧，为了找它的主人，我几乎花了一整天时间。"说着，卡尔顺手把手包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来，朝着门卫无奈地耸了耸肩。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门卫竟然失声喊道："嗨！等等！这不是麦克唐纳先生的手包嘛！瞧那鲜红色的花边，不论到哪里，我都能一眼认出来。他总是把他的手包弄丢。光是在走廊里，我至少就已经捡到过三次了，他真大意！"

听到这里，卡尔拿着手包的手竟开始颤抖起来。他追问道："谁是麦克唐纳先生？"



这时，门卫已经拿过那手包，一边检查，一边回答："是我们这儿的一位老人，就住在八楼。没错！就是他的包！准是前两天上街购物的时候弄丢的。"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卡尔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他一边向门卫道谢，一边奔向护士站。接着，他又一次跟着护士进了电梯，这次，他们来到了八楼的阅览室。护士告诉他，那儿坐的绅士就是麦克唐纳先生。当卡尔解释来意，把手包递给他时，麦克唐纳激动地站起来，感激道："我已经在这里找它两天了，再找不着，就打算再进一趟城里去！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年轻人！"

这时，卡尔郑重地解释道："先生，有件事我必须告诉您，为了找到失主，我读了手包里的信。"

麦克唐纳先生一听，仿佛被点中了心事，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卡尔连忙微笑着补充说："先生，我不仅仅读了信，而且还知道您的安吉丽娜在哪里。"

听到安吉丽娜的名字，老人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安吉丽娜？你知道她在哪里？她现在怎么样？她还像以前一样漂亮吗……"

听完老人连珠炮般的问话，卡尔微笑着回答："她很好……而且还像您曾经见过的一样漂亮。请跟我来吧。"说着，他扶着麦克唐纳来到了三楼，走向娱乐室，而安吉丽娜仍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电视。

卡尔扶着麦克唐纳来到她面前，问道："安吉丽娜，您还认识这位先生吗？"麦克唐纳先生已经等不及了，情不自禁地说道："安吉丽娜！是我啊！我是劳伦斯！"

此刻的安吉丽娜也激动地喘息着："哦！劳伦斯！我简直不敢相信！劳伦斯！真的是你吗？真的是我的劳伦斯吗？"

就这样，两人执手相看，凝视了良久，最后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看着眼前这激动人心的情景，卡尔和护士都不禁泪流满面，悄悄地离开了娱乐室。谁能想到，两个天各一方、分别了六十年的恋人，竟会住在一个养老院里，却彼此毫不知情。这是怎样一种千里来相会的缘分，又是怎样一种对面手难牵的无缘啊？不过，现在好了，这个跨越了六十多年的忧伤的爱情故事，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大伙儿都情不自禁地感叹："这真是上帝的杰作！"

就这样，三个星期后的周末，卡尔又来到了绿荫养老院。原来，劳伦斯和安吉丽娜就要在这儿举行婚礼了！而这一次，卡尔是来当他们的伴郎的。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9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舞台）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众衙役，将这忘恩负义的陈世美铡了！”“着！”众衙役一声答应，将跪在台侧的陈世美放翻在地，塞入铡中。台下掌声雷动。包公率众演员再三谢幕。后台，尚未卸妆的包公打电话：“不离行吗？你有外遇我都忍了，为孩子想想吧！”团长问：“咋说了？”包公的黑脸花了：“嫌我穷，非离不可。”

@陈艳艳 这是一次专场演出：她的歌喉甜美，舞姿动人，摄影机一直追随着她的身影。演出结束，她赢得了男女观众热烈的掌声，还有鲜花和拥抱……一刻钟后，女观众对男观众说：“看女儿多开心啊，把床都快跳散架了。”男观众说：“是啊。亲爱的，你也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送女儿去幼儿园呢！”

@失业宅女 他是个活雷锋，可大家都说他在做戏，想升官出名得好处。直到有一天他勇救落水儿童遇难，大家才明白，不是他站在舞台上演戏，而是大家都把世界当成了舞台，在等着看戏。

@莫争 魔术师要表演本年度最精彩的魔术。他站在舞台上，突然一道闪电击中他的全身，烟雾腾起，观众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烟雾渐渐散去，人们以为魔术师会凭空消失，可是他还在那里，淡淡笑着。半晌过后，全场欢呼雷鸣——魔术师脚下的舞台不见了！

@正版无字仓颉 早年，他是红遍小城的角儿。没他上台，戏迷们就起哄。狂热的人群中，也有我，和我的客人。隔着那么远的距离，我无数次地看他躬身谢幕。后来，那场浩劫来了。他风光不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终于，他带着满身的伤痕来到我面前。我业已从良，做了殡仪馆美容师。这一次，我陪他谢幕。

@1045游戏人间 读幼儿园的女儿特别喜欢跳舞，可这次去表演没女儿的份，女儿很失落。就在演出的头天，一个孩子说有事不能参加，让女儿当了替补，女儿很兴奋。等我忙完赶去时表演已经结束，一路上女儿向我描述她在舞台上跳得多么好，我有些哽咽，因为在电话中老师已经告诉我那孩子来了，女儿没上台。

@风铃炸弹 我窝在小巷深处，仔细检查着刚才在公车上的战利品。钱包里现金不多，这让我有些懊恼，于是愤愤将里面的证件卡片扔了出去。我看见钱包的夹层里还有一张票，拿出一看，原来是一场钢琴演奏会的门票。忽然间，我想起小时候那个关于舞台的梦想，看着自己灵巧的双手，忍不住泪流满面。 （大赛启事见本期P42）

不同是为了相爱

黑人计程车司机载了一对白人母子，小孩问："为什么司机伯伯的肤色和我们不同？"

母亲答："上帝怕世上只有一种颜色太单调，所以创造很多颜色的人，让世界缤纷，让大家能相爱。"

到了目的地，计程车司机坚持不收车资。他说："我小时候曾问过母亲同样的问题，母亲说我们是黑人，天生注定比别人低一等。若当时母亲可以像你一样说出爱的话语，我一定会有不同的成就。我不收你的钱，希望你能时时告诉别人，不同，是为了相爱。"

我们面对和我们不同的人和事物，最初的态度通常都是排斥，但这只会造成人与人之间更大的分化。



其实，接受一个人，便能学会一种新的人生态度；接受一件事，便能丰富自我的人生。试着去接受不同，所有的不同都是在教我们如何相爱。

（**作者**：林绣琬；**推荐者**：吴本慧）

鞋里的字条

楼下有一位修鞋匠，他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每天坐在铁皮房子里，微笑地对着过往的行人，双手却从不停歇。

有一次，他为我的女儿修鞋子，女儿在修补好的鞋子里，发现了一张字条，这张字条，竟让女儿欢呼雀跃。那上面写着："孩子，走路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别让你的爸爸妈妈担心。"他也为我修过鞋，我察看修好的鞋子时，也看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踏踏实实，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后来，我每次去他那里补鞋回来，都能在鞋里面看到类似的字条，有节日的祝福，有对战胜困难的鼓励，更有人生的箴言。

后来，老人去世了。而在铁皮房子的墙壁上，不知是谁，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有怀念的话，也有感谢的话，其中有一句，让我至今难忘："谢谢你，修补了我的灵魂。"

（**作者**：感　动；**推荐者**：黄蓓蕾）



受伤的船

英国国家船舶博物馆有一艘破旧的船，吸引着大批游客。这艘船于1894年下水，在大西洋上曾138次遭遇冰山，116次触礁，13次起火，207次被风暴打断桅杆，然而它每次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这艘船退役时，外壳已凹凸不平，船体变形，伤痕累累，在拍卖市场一年多也无人问津。

有一天，英国劳埃德保险公司的总裁看到这艘船，眼前忽然一亮，他在这艘船面前踱来踱去，脑子迅速转开了：这艘船有着如此传奇的经历，它形象地告诉人们，在大海上航行的船没有不受伤的。这艘坏了修、修了坏、坏了再修的船，若没有保险，早就亏大了。反过来说，这艘船在保险方面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参加保险，可以实现互利共赢，这艘船就是极好的例证啊。他最后决定把这“受伤的船”买回来捐给国家。

劳埃德保险公司借助这艘船，开展了广泛、深入、持久的保险宣传，使该公司声誉远播。许多在生意场上失意的人，都纷纷慕名前来参观。

这艘“受伤的船”蕴含着的人生哲理，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因此，劳埃德保险公司也声名远扬，生意兴隆。

（作者：鲍海英；推荐者：徐承旭）

重要的是心境

一位哲人单身时，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看他总是乐呵呵的，有人问他：“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有什么可高兴的？”哲人说：“朋友们住在一起，随时可以交流思想、交流感情，难道这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吗？”

几年后，这位哲人成了家，搬进大楼，住一层，仍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有人便问：“你住这样的房子还能快乐吗？”哲人说：“一楼有多好啊！进门就是家，朋友来访很方便……特别让我满意的是，可以在空地上养花、种草。这些乐趣真好呀！”

又过了一年，这位哲人把一层让给一位家有偏瘫老人的朋友，自己搬到楼房的最高层，他仍是快快乐乐的。他说：“每天上下楼几次，有利于身体健康；看书、写文章光线好；没人在头顶上干扰，白天黑夜都安静。”

决定一个人心情的，不在于环境，而在于心境。

（作者：阎书春；推荐者：黄蓓蕾）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岳阳杯"幽默故事创作大赛征文选登
本活动由上海市松江区岳阳街道与本刊共同举办

特价鸡蛋

■ 郭子健

幸福小区旁边新开了一家超市，超市打出了大幅广告：开业酬宾，特价鸡蛋，九毛一斤，售完即止！不一会儿，超市门口就排起了长龙。大家都是冲着特价鸡蛋来的。

"喂，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样？"突然，前面队伍里爆出一个"女高音"。只见，一个中年阿姨正对着一个年轻姑娘的背影，振振有词地教训着，"年纪轻轻，居然没脸没皮的，你看看人家广告上写的：每人限购一斤！瞧瞧你买了几斤啊？"



众顾客一看，果然，在促销海报的一角写着：每人限购一斤！而那个姑娘两手都提了鸡蛋，显然买了不止一斤。

这下，后面排队的人七嘴八舌，炸开了锅："小姑娘，你这样不对啊！""现在的年轻人也太自私了！"

闻言，那个小姑娘终于慢悠悠地回转过身来。嘿，只见她穿着一件防辐射的背心裙，挺着个滚圆的肚子，原来这是个孕妇。一见人家这状态都来排队买鸡蛋，众人也就没了声音。

好一会儿，那个中年阿姨也终于排到了，她接过营业员递给自己的一斤鸡蛋，轻轻地说："营业员同志，你也多给我一斤吧！"

"不行，我必须照章办事。"营业员一脸正气。

"得了吧！刚刚我可看到了，那个孕妇买了起码三斤鸡蛋！"

营业员朗声说道："我根本不认识她，不过人家可是有凭有据，能买三斤鸡蛋的。"说罢，她掏出一张纸，那是一张B超的复印件，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双胞胎！



特别佣金

■ 裴文兵

迈克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开了家小超市，生意清淡。这天，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了进来，说是迈克故意伤人，要逮捕他。

迈克一听，立马向警察们解释起来。原来，迈克有位孪生弟弟，与自己长相相同，大家为了区分他们，便把开超市的迈克叫做大迈克，而把他的弟弟叫做小迈克。小迈克喜欢打架，常在外面惹是生非。

警察花了三个多小时，才证明大迈克所言不虚，临走时把一张通缉令贴在了超市的外墙上。

时间过去了大半年。这一天深夜，大迈克正独自一人在超市里算账，他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居然是小迈克。

大迈克连忙将弟弟让进屋内，并问他冒险来到超市的目的。原来，半年前小迈克因为一件小事和别人争吵了起来，并将对方打成了重伤，所以逃到外地躲了起来。他实在承受不住压力，想向警方自首……

小迈克以为哥哥会支持他的想法，谁知大迈克一脸紧张道："那可千万使不得！"只见大迈克从怀里取出一大叠钞票，一把塞在小迈克的手里，"弟弟，看在这个的份上，你就不要去自首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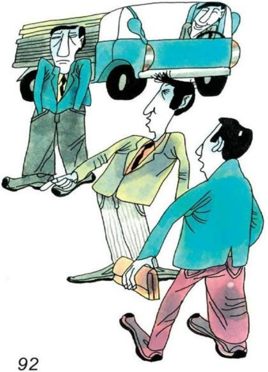
小迈克大惑不解："你这是干什么？"大迈克一脸急切："弟弟，这是我给你的佣金。"

大迈克又压低着声音说："大半年前，警察在我这里贴了张悬赏通缉令，许诺将给抓到你的人五万美元的酬金。从那一天起，大家都拥到我这个冷清的小超市，一边买东西，一边拐弯抹角地向我打听你的消息。这样一来，我的生意一下就好了起来，狠狠地赚了一笔。你一旦去自首，大家必然对我的超市失去兴趣。"

回扣真是害死人

■ 朱道能

科长准备装修新房，科里新来的小马就提醒他说："现在建材市场猫腻挺多的。装修师傅表面上是帮着你精挑细选，讨价还价，其实都是做戏给你看的。他们早就跟商家串通



好了，拿质次价高的东西蒙骗客户，然后背地去拿商家的高额回扣……"

科长见小马讲得头头是道，于是就把买材料的事托给了他。

这天，小马领着科长，来到了建材市场。东家看看，西家瞅瞅，最后在一家品种齐全的门店停下了脚步。可小马看了老板的报价后，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老板急了，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小马也不多说，拿过单子，一项项地砍价。他每报一个数字，老板都牙疼似的咧咧嘴。等价格报完，老板的头也摇得像拨浪鼓。小马就对科长说："买卖不成仁义在，那我们再到别处看看。"话音没落，老板就急忙说："见面是朋友，进门是生意。这单生意亏本我也认了！"

趁老板出门叫工人的当儿，科长亲昵地拍拍小马的肩膀，说："小马，你下半年转正的事情，我会认真考虑的……"小马一听，激动得连说了三声"谢谢科长！"

在小马的监督指挥下，工人们很快就把货物装上了车子。准备开车时，小马突然想起自己的手包还放在老板的桌子上，就转身过去了。

老板一见小马，就竖起大拇指说："马老板可真会演戏啊。看得出，你的客户愣是没有一点怀疑。佩服，在下实在是佩服！"

小马一愣，问："这是……"

老板拍拍小马的手包，哈哈一笑



盗也有盗

■徐彦冰

阿强想在网上给儿子买件新衣服。网上店家繁多，正当阿强不知选择哪家时，他发现了一家店，叫做“盗亦有盗”。店家的网络标语是：无耐克，不开店；无李宁，准不行。阿强一看，来了兴致：名牌啊！于是，他就在网上和卖家开始了交谈。店主表示：“我们的店里有许多名牌，如耐克－阿迪、李宁－锐步等。欢迎进来看看，过冬上衣最低99元起。”

这一说，还真把阿强给打动了，心想：99元的名牌上衣，够便宜，买的话就赚大了！于是，在卖家“如有盗版双倍退款”的承诺下，阿强心满意足地交上了99元，成功地完成了这笔交易。

六天后，阿强就拿到了卖家发来的货，他一检查，在商标处，发现了猫腻：这件衣服居然有两处商标，一处耐克，一处阿迪达斯。阿强差点儿没气死，于是赶紧给卖家打电话：“喂，你们的破衣服，怎么还有两处商标？肯定是盗版货，不给我双倍退款，等着我上消费者协会举报你们吧。”

电话那头，卖家一点也不害怕，他不温不火地解释：“我们是自创的品牌，耐克－阿迪，中间是横杠，不是顿号。不信你可以查查聊天记录啊。”阿强一查，果真如此，他差点儿气昏过去：“我说这件衣服怎么这样便宜啊，原来是这样啊。”

阿强挂了电话，他现在知道了，盗亦有盗原来是盗版中还有盗版啊。

说：“我明白你留包的用意，我已经把1000元回扣放在里面了。马老板以后多带客户过来，回扣还可以再商量……”突然老板停下了话头，神情一下子尴尬起来。

小马扭头一看，科长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口。

小马傻眼了，他急忙解释道：“科长，误会，误会啊……”科长冷冷地说了一声：“你以为我是傻子啊！”



不该急的事

■谢元清

乡办公室的办事员小刚办事拖拉，最近老挨乡长批评。这一天，他忽然发现五楼卫生间，靠里侧一个蹲位的门外倒立着一只拖把，门上还贴着一张纸条，上头写了几个大字：“卫生间已损坏，请勿使用！”

小刚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五楼可是“领导层”，领导层卫生间坏了不及时修，乡长知道了又要骂。他不敢马虎，赶忙进门检查。他东看看，西瞧瞧，又一按冲水阀，“哗……”一股强劲的水流冲出，“咕咚咚……”往楼下冲了好几层，还能听到声响。他感到奇怪：这卫生间没坏呀。

正想着呢，有人走进卫生间，小刚一回头，见是乡长，忙上前解释：“乡长，哪个傻蛋，卫生间明明好好的，在门上贴了个纸条说坏了……”

乡长打断了小刚的话头，举起手里的一把火钳，有点尴尬地说：“不要武断下结论嘛。”

见乡长不相信，小刚急了，上去一按抽水马桶的冲水阀，只听“哗”一声响。小刚面露得意之色：“瞧，好好的呀，都冲了两遍了。”

乡长脸色陡变，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卫生间，不一会儿，怒不可遏地跑出来，捏着那把还在滴水的火钳，指着小刚骂道：“谁让你多管闲事……你该及时办的事不及时办……今天，不该及时的事你又及时……”

小刚大惊失色，愣怔了老半天，没明白发生了什么状况，只见乡长跺着脚咆哮道：“那纸条是我写的，我手机掉马桶里了，我去找家伙捞出来，要你多管闲事！”

乡长痛心疾首地说：“哼，手机丢了也就算了，可我存储的几百个电话号码怎么办啊？”

（本栏插图：顾子易　王　俭）

ISSN 0257-0238

CN31—1127/I

国内代号：4—225

国外代号：M156

零售价：3.00元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每月8日出版